



鰲頭

孟子集註

三

口 12
3201
9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專言仁政凡八章四章論學即小學之學音凡修身之物齊家之事親之禮與夫治國事君之道皆在焉孟子曰離山人物考二十二云離婁一名朱

輸子名班又名般魯之巧人也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發其車遂行又為木

為巧亡其母也言巧上為般母作木車馬木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二驅不還

遂失其母云又云補班輸本一人公輸般魯之子

古樂府云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般今誤作一人

又云師曠字子野晉之樂師也晉平公問居師曠侍

坐云△前漢律歷志云十一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

之嶺嶺南大夏之西昆侖

孟子卷之四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

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

治天下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

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管陰陽各

昭和 十一
二月五日

之陰

取杯之解谷生其
竅厚均者則每節開而吹
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
管用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
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
而皆可以生之也合也
謂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為
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
物二曰黃鐘二曰大簇三
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
則六曰南呂以統陽宣
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二
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
鐘六曰中呂中呂仲有
三統之義焉△大全趙氏
曰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通考趙氏慎曰律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目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
振言也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黃鐘者陽氣鍾黃泉而出也鍾者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黃盛
於黃故陽氣種於黃泉黃泉謂萬物為大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大簇者大太也簇淡也言萬物隨

五十四

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
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
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
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
之道也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
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
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
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
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

於陽氣太淡而生也位於寅正月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利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
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蕤蕤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蕤陽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
也位於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道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戊九月呂助也謂陽氣左生
陰氣助其寅物也十一月夾者乎也言萬物乎也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和也仲呂
言萬物盡族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卯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種於林野
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未南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此
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
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於亥十月
雜陽之道一蒙引云堯舜之道此道字指其總綱運用於一心
者也對仁政而言△講述云堯舜之道道字對聰明巧看指仁心言仁聲兼教養△徵言莫中江
道是操名仁聲即道中作用云今有仁心一揚明云今指戰國時言△辨斷云丘毛伯曰今有仁心
今字兼指今之君臣先王之道與上道字不同此以仁政說集註梁武帝上丘瓊山曰大禹泣罪禱
民之恩也梁武帝泣囚微已之福也洒淚雖同而處心則異憐愚而泣終實之於法所以戒其後使
之化愚為智變惡為良微福而泣雖若免之於死然而法度日弛女姦惡日起在致百重殺人公行剽
掠本欲微福於已而反有以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禍已隨之者也佛教之不足信信如此後
世不王其隆之哉△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牲豕有累其道宜自以麩為之於
是朝野誼諱以為宗廟去牲豕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公座乃議以大脯代元大武十月詔以宗
廟猶用脯脩重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菓○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屠肉日
止三食惟菜羹麩飯而已
不積者即膏力制三反身本天監布衣木綿帛帳後世更死
以下衣不曳地○每斷重罪終日不釋或謀反事覺亦泣而有之由是王侯益橫上深知其弊而漸

首書四書集注

五十四

仁

於慈愛不能禁也○韻會
麴去聲。震韻。韻見切音與
面同。說文麥末也。故曰徒
善不。行明云。故曰字乃
孟子斷詞。非古語。○存疑
云。徒善不足以爲政。兩句
或是古語。引之重在上。
句。集註。程子嘗言。近思
錄。八明道先生曰。爲政須
要有綱紀文章云。○陳新
安曰。引程子前。說以證
徒善。謂不可無法。又引後
一說。以證徒法。謂不徒在
於法。欽。○大全朱子曰。所
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
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又曰。必有。近思錄。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注云。關雎。詠文王妃
芻氏有。幽閑正靜之德。麟趾。詠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朱子曰。自關門。祚帶之微。積累至
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獲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詩曰。不愆。一。詩

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
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
哉。有仁心。仁聞。而不
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
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
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
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
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
官之法度。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
假樂之

假樂篇之第一。平聲也。朱注云。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揚明云。率由。是循行。舊章。是先王之法。聖
人既竭。講述云。聖人是上古創制立法。聖人不是離曼曼。人皆用聖人所制之法者。○大全雙峯
錄氏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聖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身聖人而
始。亦自聖人而止矣。集註
然猶以爲了。袁了凡曰。註
然以爲求。足以徧天下。及
後世。不但句法。欠勁。兼亦
用意。求圓。聖心。純是至仁。
四海。民物。無一不在其心。
中。竭者。盡聖心之分量也。
繼之者。即從此。以流出。禮
樂刑政。皆是心思。竭處。來
帶思。有此。制作。而心思。始
及于物。此。孟子之意也。若
云。求足以徧天下。則是先
有仁。及天下。矣。特殊。徧耳
非此。章本意。故曰。爲高。
揚明云。因依也。土高。曰丘。
大阜。曰陵。△講述云。因字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
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
繼之以六律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
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
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
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
目心思之九。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
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

即上文遵字因先王之道
與遵先王之道相應

鄒氏曰：「蒙引云：鄒氏曰
自首章至此云君臣俱在
內不可專指人君說」是以

惟仁也。脈云：是以節重
不仁邊仁者以仁心行不

政使仁覆乎衆其在高位
無亦也播惡與貽患略別

惡即不仁觀下文臣民皆
化爲不仁是不仁之惡流

播於衆○鄒嶧山折衷云
是以字承上六節來仁者

在高位則澤被當時可法
後世故曰宜不仁對仁者

反者大意重在仁下邊

謂貽患之袁了凡曰：註貽患
惡即從心流出其害無窮播字
惡于衆總是流播之害

其用不窮而仁故曰爲高必因丘陵

爲不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

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
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

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
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

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

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克之
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

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

謂貽患之袁了凡曰：註貽患
惡即從心流出其害無窮播字
惡于衆總是流播之害

外百官臣也君子指君與小人指民○又云法者道之用非有二也○目錄甫曰：上無道揆

道字即上文先王之道道字○微言鄒嶧山曰：兩無字非無道與法也是每之而不休也兩不信

字由無道上見謂幸爲僥倖注僥倖謂所
不當得而得者故曰城郭
不守而得者故曰城郭

不守而得者故曰城郭
不守而得者故曰城郭

不守而得者故曰城郭
不守而得者故曰城郭

不守而得者故曰城郭
不守而得者故曰城郭

不守而得者故曰城郭
不守而得者故曰城郭

不守而得者故曰城郭
不守而得者故曰城郭

不守而得者故曰城郭
不守而得者故曰城郭

不守而得者故曰城郭
不守而得者故曰城郭

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

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

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

本考之乃同列相成之詞
取未必專為列王

泄泄綏綏 說約云泄泄心
緩悅從之意意緩悅從四

字最妙 泄泄猶通義程
氏復心口泄泄東周時語

本齊戰國時語孟子以齊
杏解泄泄蓋以泄泄古語

難楚而以當時之言人所
易曉者釋之 事君無義

象引云進退無禮有二說
一謂其去就之間不以禮

但知爵祿之為重雖不當
進而亦進雖當退而亦不

退則此進退進以禮退以
義之進退也如此者豈敢

望其能正君哉一謂其動靜之間不以禮但見其擊跪曲拳奔走承順而已是乃進退之節者也如

此又安敢望其正君哉二說皆可 故曰責難 象引云責是箇大規模陳善閉邪是內向事項恭字

亦包了敬 知新日錄徐君泉曰恭敬也身尊君而言謂之恭自在我處心而言謂之敬陳善閉

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興喪無日矣 辟與關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易以為亂 鄒氏曰自是定 詩曰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泄弋制反 顛覆之意泄泄忘緩悅從之貌言天

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 救正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 沓

蓋孟子時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 人語如此

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也故曰責 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

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 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

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 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

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鄒氏曰 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

○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 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

○孟子曰規 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一微言方

文伯曰此章以仁為主幽

厲之監正以堅其法堯舜

之心也○存疑云聖人人

倫之至是起下文欲為君

盡君道意 欲為君盡一圖

解云欲指心為指事盡是

子承上父說人倫莫大於君臣聖人莫過於堯舜如欲為君而盡人君的道理欲為臣而盡人臣的道理二者將何所取法哉皆法堯舜而已矣孔子曰道二語類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好底道理不孝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大道一而已矣者也○覽路云曹大曰道只有一箇仁安得有三所謂二者猶云只此兩條路單要見得出仁之外便是不仁更無別路可躲閃處

語出乎此韓文原道曰小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暴其民○蒙引云獨言幽厲而不言桀紂者桀紂非論也論法周公始立○說約云論法動靜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衍明云幽厲是惡諡不可作幽厲王厲王○蒙引云必至於此此字專指惡諡○又云厲王宣王之父幽王宣王

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

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

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

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

之子愚嘗謂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存心愛者其惟宣王乎以厲王為父以幽王為子謂曰殷堅○文林貫曰六略是視以為戒意夏指桀言這此字指幽厲說○揚明云此正今人之收金不在乎遠嘗再以幽厲為鑒○謂也○有第○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勉君臣各當盡其道而加儆戒之辭

○孟子曰三代○圖解六

仁就愛民言其字指三代不仁以虐民言得失就民心說○困學紀聞云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國之所以○微言哀了凡曰興盛也不止於存廢衰也不至於亡言必死○承不保四海以蒙引○註言必死○亡不得其正死也○亡字該四海社稷宗廟等○不惡死亡○揚明云今捐諸侯○輔慶源

下天子○集註言必死亡

至極也人

欲

法

事

君

道

與

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

各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

也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

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

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桀紂幽厲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欽。存疑云。夫子不仁一條是言不仁之必死亡也。故承之曰。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言樂不仁必不能免死亡。欲免死亡亦仁而已。右第三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極言不仁之禍。而致微戒之意。○孟子曰。愛人。揚明云。愛以恩惠無聲。言不親是不見愛。或曰。治以條教。禁令言不治。是求歸吾約束。禮如幣聘之殷。不答。是不以禮待我。○文林貫目云。親即是愛。仁是愛人之德。三其字當已字看。治太是立紀綱政事。以正理。臣民使就吾條理。意不心是不遵吾約束。智是治人之德。不答。是不以禮待我。敬是待人之德行。指凡所接者。說不得是。不得其所欲。○月錄

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

申甫云。禮人不答。反其敬。不必兼交際言。言以禮接臣下。而臣下不盡忠圖報。則或者吾敬未至耳。行有不得。揚明云。行字指凡所接者。說不得是。不得遂其願欲。○蒙引云。天下字說得廣。○微言莫中。江曰。行有不得。不必推廣說。當有字。如不親不治。不居有一於此。而當反求。謂曰。不言。蒙引云。此命字以理言。○微言真無障。曰。自求多福。非之。言多福之自集也。正謂不言配命。乃所以自求其福。必以我身作至。乃見引詩。本意。○大全雙峯。饒氏曰。下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長諸已。乘簡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皆字說得。不特說上面二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理之已理。永是無間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訓章說

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及。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孟子曰。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如此。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及其仁。及其智。及其敬也。如此。則其

此章補前章意訓章說

孟子四

七

天綱此章說得密

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專言入君反身脩省之事

○孟子曰人有揚明云恒言是時常的說話不是

常人之言○教尤華說苑曰天下治亂皆係於國故

日本在國勿慢作平天下之本在國下做此○微言

徐倣改曰本字兼好不好兩邊說○家引云家之本

在身下要入身正則家齊然不祖齊國亦以之而治

天下亦以之而平左得孟子之意

○第五十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因恒言而推出治之本

○孟子曰為政一揚明云為政身君言不難謂得其機括甚易○又云德教是以心德為政教○覺

路曰此章重一德字其服于巨室者正以其德也而德教為教○微言方文伯曰慕與溢字相關其

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詩云永言

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亦○孟子

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孟子

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

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

常也。雖常言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

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

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

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為是。○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

故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

故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

故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

故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

故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

故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

故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

故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

故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

有欣欣愛戴之意非平日德教浸人心安得此浸灌溢出的光景○直解云孟子說今之為君者不能反身脩德聯屬人心而徒以權力相尚都只說為政甚難自我言之為政初無難事只是要不得罪於巨室而已云○申甫云春秋戰國時巨室橫梗如晉六卿魯三家齊四氏是也

臣上大全饒氏曰集註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臣之家

麥丘邑人○劉向初序雜事篇植公田至於麥丘見

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我欲壽

乎丘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甚

壽金玉是賤吾人為貴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

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恙無恙無恙下問賢

者在傍諫者得入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

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恙無恙無恙下問賢

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

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

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

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

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

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

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

無得罪於群臣百姓公佛
然作色曰吾聞之不得罪
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
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
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
因姑姊姊救父而解之父
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
因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
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
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
於臣者也其為謝至今得
罪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
以歸禮之於朝野以麥
丘而斷政焉裴度所謂

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
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
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人則未必
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
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
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
裴度所謂韓洪興疾討賊承宗歛手
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
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有
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
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

之初弘為都統亦欲倚賊自軍不願准西速平時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美婦人容
色絕世遺使召之尤顏乃大纓將士云即唐厚贈使者并妓返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彼此則弘
有二心者故裴度云但與疾討賊事語出皇甫鎛而本傳不載尚未有以起其實又云力字與處
置得宜字相反此正朝廷
輕重在宰相意○又云處
置得宜大抵泛指朝廷事
體及將相得人不必就承
宗削地韓洪興疾事實上
討○又云註正此類也言
其意類相似不得入本題
說○唐書皇甫鎛傳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
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
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
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
昏而畏其強故涕
泣而以女與之今也小國師大國
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

群斐度以謂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言鍾虢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較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欽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鎮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聽○王承宗邊鎮至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相者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其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天直動承宗泣下乃與獻德棣二州以子入質上從之○韓弘滑州人德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打兩河而令李光顏直軍圍擊賊不親平遣子公武領兵二千屬光顏元齊既平以功加兼待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司從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從之右

師也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得恥受其教命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不可得也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及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

○孟子曰蒙引云其小德者即小賢也其大德者即大賢也德字兼元饒氏謂賢兼於德未必然也○虛未入曰德以所得言賢以入品言惟所得有大小故小品亦有大小大德大賢即是天子在上諸侯以下或六德或三德皆其小者勿云諸侯役于天子大夫役于諸侯士役于大夫○揚明云小德指諸侯役是為人所役使大德指天子小賢亦指諸侯大賢亦指天子言賢德無分別德以所蘊言賢以其大言○又云小大強弱皆指諸侯小大以土地言弱強以甲兵言○大全饒氏曰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齊景公曰既備考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是齊明齊女思其國死葬廬廬西○華苑危言孟子所稱齊景公弟出而於于長按所嫁乃闔廬長子名終曩俱早亡葬常熟縣北二里海真出東南嶺葬畢化為白龍而逝又齊女日夜思其家哭因各其門曰齊門化龍事雖在說亦夫差不聞齊女為夫人則終曩為得之意是闔廬破楚後景公畏而友其子也○微言蘇紫溪曰通章是激諸侯之自強非以景公為順天而今之諸侯為逆天也况齊非弱小之邦而齊女變夷亦非順天之事大都謂景公性不能自強故雖以稍勝之餘不得不受其命今諸侯而耻受命如何得○蒙引云物猶人也小註是與物較絕也○是絕物也言必及於禍也夫人不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也而絕物乎○一說絕物是絕地絕域之絕今俗謂愚駱不通之者云死水頭亦絕物之意也李克用曰韓建是天下廢物語意相類○知新日錄申申曰絕物輔氏釋為與物較絕未的只云自絕之物蓋不如此則必受侵伐自取亡絕○平也小國一在解云師文王謂修德尚賢行仁政也五年七年格言其速○存疑云承上言既不能順天心當有以

解云師文王謂修德尚賢行仁政也五年七年格言其速○存疑云承上言既不能順天心當有以

同六耳 文王之政

中唐音句云左版也策簡也大全云木曰左竹曰策版大簡小太事書于木版小事書於竹簡其所乘之大小而言也程子曰

蒙引云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此聖人樂指孟子云周曰商之

蒙引云文王之詩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伐商者皆出於此以戒成王○又云庸才行笑○揚明云庸容貌庸矣敏趙車敏達○千百年

取東大釋曰此言文王為政于天下者以仁而見其可師靡常以上言商之孫子皆為周臣殷士二句言商孫子之臣皆為周臣而助祭于周於是天命靡常歸于有德意故孔子讀詩而嘆之國君一何惟謂為孔子之言非也孔子宗周不應有此語此是孟子引說及孔子而論其理云天國君一揚

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

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

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

侯維也殷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

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

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詩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眾猶所謂難為眾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

少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采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

以仁也孔子之意而言國君能師文王好仁之心集註以鬱鬯之酒新安倪氏曰周禮有鬯酒有鬱鬯以和鬯酒各鬱鬯酒之用取其分香芳達以降神者以其條也欽所謂難為眾也通義長民程曰謂弟之賢既知彼在元左固難於為眾而

見之賢又如此在季友亦難於為眾也但兩為字本文作其○金仁山曰集註引難為字以證不可為字謂與仁者為敵難為眾力也○世說德行篇後漢陳

元方名紀子長文名肅有與才與季友名誼元方之弟也子孝先名忠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於不

止名是等名大長少長又孝先之祖父也大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

本也欲無上百年眼云仁能無敵猶濯能解熱也今也既受命于強大豈不

能執執逝不以濯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采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

以仁也孔子之意而言國君能師文王好仁之心集註以鬱鬯之酒新安倪氏曰周禮有鬯酒有鬱鬯以和鬯酒各鬱鬯酒之用取其分香芳達以降神者以其條也欽所謂難為眾也通義長民程曰謂弟之賢既知彼在元左固難於為眾而

見之賢又如此在季友亦難於為眾也但兩為字本文作其○金仁山曰集註引難為字以證不可為字謂與仁者為敵難為眾力也○世說德行篇後漢陳元方名紀子長文名肅有與才與季友名誼元方之弟也子孝先名忠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於不

止名是等名大長少長又孝先之祖父也大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本也欲無上百年眼云仁能無敵猶濯能解熱也今也既受命于強大豈不能執執逝不以濯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采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

欲無敵於天下之憎最熱
非濯之以清涼之仁安能
降伏得他倒云○折衷云
仁能無敵猶濯能解熱也
不濯而執熱則熱不可解
不行仁而望無敵則無敵
必不能得○虞未入心誰
能執熱近不以濯濯在執
熱之先不足執熱而足以
濯有第七○圖鄧陽果
氏曰此章勉諸侯為仁而
泛以道言

○孟子曰不仁○初明云
危如國又衰弱將變將作
是也猶如天災人禍○
蒙引云安其危如與用兵
危王臣講怨於諸侯此危道也而齊宣為之所以然者欲盡之也是所謂私欲固蔽失其本心也
利其災者如梁惠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節量者雖事而不知後徒知力之殺久而不知操刃者之
殺入蓋災自已降也非私欲固蔽失其本心乎又以土地之故廢爛其民而戰之犬敗至驅其民

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
言不能自強則聽天命所命脩德行仁
則天命
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

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

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
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
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
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
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
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

孺子以狗之故曰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殺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其大也一聞乎此豈非
凶暴淫虐所以致亡之道乎曰淫虐是禍淫之流也其之惡皆是不事謂淫於色也○微言季彭
山曰以事迫言為危以言至言為節節即國敗家之意○存疑曰節家於危亡深於節危險道也將
近節也節言害也猶未亡也○有孺子歌揚明云釋名曰兒能行曰孺孺也言無識也○二西
辨我曰孺子總帥之通稱如北土老人取復孺子之類○大全倪氏曰潢水東為滄浪之水身其
後魏歐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一統志云滄浪洲在今嶧縣
北即濯纓處也○子曰小子○衍明焦滿曰觀清之取纓則知以仁得福者其幸也自取也觀濁
之取足則知以不仁得禍者其不幸也亦自取之也水可以濯濁水清不仁者亦可以轉濁而為福
惟在自反而已矣○通義自雲許氏曰孺子之歌主於人○孟子之言主於水聖人之言雖非孺子之
本意然其入而言意反淺至不而言者意反深所謂聲入心通無非至理○天人必自○圖解云人指
不仁者○王觀濤異註曰身不修是自侮也家不齊是自毀也國不治是自伐也○林希元曰人必
自侮是克暴淫虐也家必自毀是傷敗齊倫也國必自伐是般樂怠傲也○天甲曰大山有疑云此之
謂言即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三句之謂也○文林貫直云此字指不仁自取禍言○解見前篇
公孫丑上得夫之發一蒙引云得夫對存亡言幾字對善言言曰善曰辨一字亦不可不察○
○孟子曰桀紂一脈云此章孟子見當時憔悴於虐政故汲汲以亡之二字為憂既狀民心之所以
歸桀紂四句言不所以失以起下文天下之所以得在仁得民心士得民得身之歸得心
者得其心之悅欲應即是民心聚者會聚合併使無一不愜意施不必自我助之但使有不得其所
即上之過○文林貫直云與聚是為興利的意思勿施是為之除害的意思○衍明云爾也云者此

於此而無他之辭也○蒙引云所惡勿施爾也爾也二字都是語辭○葛洪所謂此漢文帝時葛洪對賢良策語○史記列傳四十一及前漢書列九有葛洪傳○蒙引云民之歸仁也一句內已有以其所欲之在等此之意下二句特以喻之耳○存疑云下者水之容擴者獸之所猶仁者民之依也以此為喻民所欲之意愈明矣○通義吳氏程曰定於趨而就之也義與全聲不同○當書名諺及一說也○獸之所居○故為淵○圖解○酸酸逐獺食魚之獸魚畏獺而獺深淵是獺食魚也○說文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獺屬也○汲冢周書云兩水之曰獺祭魚獺不祭魚國多盜賊○禮王制曰獺祭魚然後魚入澤梁○文林寶言云獺是以勢逼而使去之意○

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

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水名纓之系也孔

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

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

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

之夫音扶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謂自取之者

徵云格物總論云雀小鳥也常依人此雀領其巢通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許爪趾黃白色○又云爾雅曰晨風鷓也郭璞注鷓似鷓黃色燕領向風搖翅因風飛急疾擊鷓鷓鷓雀其之順和名云鷓鷓名死云鷓鷓一名鷓鷓也野王按鷓鷓似鷹而小者也漢語抄云○大全新安陳氏曰彼謂

湯武此謂桀紂○大上下之脈云○大上下三字見是民遭其虐無所逃避之時好仁即與眾勿施意便是得其心之道諸侯皆為之敵便更得民之心雖欲無至不可得也便是得天下總見此時易王不可失此機會○今之欲王千百年

眼云七年之病喻暴虐非喻民困三年之艾喻志在不渝深仁言以數年之桀紂求為一旦之湯武非全不可救轉死固生惟此頃刻耳及今圖之尚可及也云○大金玉氏曰艾以艾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前篇

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

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

惡勿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

為吾不畜不足以活人之
死仁以久而不積不足
以極國之危謂其何
讀書錄九云其何能救戰
及及溺詩之意深遠也矣
非孟子孰能知之蒙引
云云今之所為其何能善
者此指不至於仁者云云
揚明云此指苟不志在仁
句章圖鄒陽
氏曰此章論得民之道以
行愛為本

○孟子曰自盧宋曰
自暴言禮儀自棄言行義
蒙引曰禮義字淺仁義字
深自暴者知猶不能故以
禮義言之自棄者猶有所知故以仁義言之然禮義理義也及言理義亦該得仁似無甚分別
仁人之安焦漪園曰仁義是二理曰大理之廣大純粹處謂之仁自大理之條理精密處謂之義
隨處具名總不出個大理微言湯霍林曰仁是他安身立命的老子義是他四道五達的正路

不是偷辭饒維彥曰前面說自暴自棄兩等入後面說不君不由○蒙引云兼自暴自棄不可依
饒氏說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以天理勉人而致傲歎之辭
○孟子曰道在鶴林吾路云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扈悟道詩云盡日尋春
不見春者上轉指遍離頭處
歸來笑撒梅花嗅春在杖
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牛春官曰率性之謂道時
道而作用之謂事親親長
長吾性中原存之道也親
之長之率性而盡其所事
天下即由此平也何其近
且易乎蓋極之外無餘道
率性之外無餘事矣云
○疑問曰上是病求道之
太過下正指此道以不久
非由適及遠之說○大全
胡雲峯曰此道字是不理
之自然此道字是人為之
當然章圖鄒

則勿施於民。鼃錯所謂人情莫不欲
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
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
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
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
就下獸之走壙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
以其所欲之。故為淵。魚者獺也。為
在平此也。

叢。鷩者鷩也。為湯武。鷩民者桀與紂
也。為去聲。鷩與驅同。獺音闕。鷩與雀同。
鷩諸延及。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
○微言湯霍林曰仁是他安身立命的老子義是他四道五達的正路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
啟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今之
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
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
辱以陷於死亡。去聲。艾草名所以
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難然自
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

孟子曰自暴自棄者不可救藥也。自暴者謂其心不仁也。自棄者謂其自絕於道也。此章論得民之道以行愛為本。則勿施於民。鼃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故為淵。魚者獺也。為在平此也。叢。鷩者鷩也。為湯武。鷩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鷩與驅同。獺音闕。鷩與雀同。鷩諸延及。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微言湯霍林曰仁是他安身立命的老子義是他四道五達的正路

陽朱氏曰此章見明倫篇治之本

孟子曰居文林貫龍云下位指臣位說上指君上說○脉云此章見千古道學無出子誠而思者外聖功之本也○子思誠身不重動物○知新日錄黃葵舉曰明善正所以誠身非與誠身並對也此章只以誠身為主反諸身不誠非專指服事其親說此統言一身凡萬理之體於身一皆實之謂也然此正所親事親也此能不失其身能事其親是一個道理思誠便明善工夫在內至誠是思誠而至誠也無不實者矣所動即親友君民也○大全輔慶源曰游氏之說始則大學之次序終則中庸之極功也是故誠者一文章貫首云是故承一節來誠是真實之理天道是命之本然思誠是求復其真實之理○千百年眼云誠者節節在

深死日益道而詩云其何能淑載胥艾終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

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足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孟子曰自

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

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棄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

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

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

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人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

思誠上誠者大之道從人身中指出個原頭來見得此誠原是天賦的天人無兩個道理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云至誠而不焦漪園曰至誠一句重有不誠句帶說以見至誠之心動也○揚明云至誠是誠到極處動是自然感通處○大全輔氏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庸本學之相為表裏

真箇早子思孟子之相為授受者益不可證也右第

此章專以誠言而即效驗以推用功之道又中庸以誠之包用功之且孟子以思誠揚用功之要

孟子曰伯夷四書譚作字句絕與是動其來歸之心文王之政不止善養老但其中亦有養老事也○通義來亦語詞○微言云舉一東海北海見不心有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欲歸文王之意

十五

大公姜姓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云老者天微言王觀濤曰以父字換太老字為下係久望張本其子焉待亦只是不約而同之理父子字勿泥衍明云往字亦只是心歸又云問二老同歸文王至孟津之會一為鷹揚之勇為拍馬之謙何不同也大公是恨當日之無君而故切伯夷是恐后日之無君而慮之深也鶴林玉露云大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大公處東海之濱進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者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間辨大事可謂無真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大

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救亂思冠冕之毀裂文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伴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才者觀伯夷之謙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尊如眾父慶源輔氏曰衆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補之其義則謂衆人之父爾全蕭何所謂通鑑漢高帝元年二月項羽立沛公即高祖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軍章邯等三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誑通鑑於人之下而信通鑑於萬眾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不

戒學者所當猛省也○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

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爾通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邇

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孟子曰居

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

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

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

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

身不誠及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

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

是故誠者天之

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前漢書列傳九蕭何傳有此事有公私之入大全輔氏曰蕭何之說是欲為此以圖天下有為而為所謂私也文王之為此則初無所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老之歸乃其自然之應爾○有行○徐徹原直云文王之德猶百年而未洽而今可取效於七年文王之化律格於西土而今可為政於天下所謂事半而功倍之者也○

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
 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揚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

○孟子曰求也揚明云改匡救也德是剝民惡德○圖解云賦粟稅馬也借只是催科大急非必加賦他日是平日○文林貫直云德季氏宮民之惡德集註聲其罪出春秋胡氏之註由此觀之

一脈云由此此字指孔子責抑求之言當之就臣為君聚斂言○微言曰土地何能食人但人由土地而死若彼牽引之使然小註作格循之義語便不活○按微言所謂小註之說入全輔應源之說也罪不容一揚明云猶言死有餘辜○文選二十八庚元規表云罪不容誅此云不容誅謂罪大死刑之亦不足容受也

註肝腦塗地前漢書曹娥之傳語故金歐者文林貫直云服是加上刑是極刑連是結構諸侯使相攻意○蒙引薛草萊任土地此與入其疆土地併田野治者何異而有功罪之分何與曰主於利民者自能利其國主於富國者勢必奪民利如秦仲蓋地力則盡民力矣顏淵所謂東野子不善御馬而窮其馬力者也商鞅開阡陌而經界不立早澤無備遺患於民得不償失矣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一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

起孫臏齊威王臣長起衛人為魏文侯將俱史記列傳第五傳有之蘇秦張儀蘇秦洛陽人張儀衛人東記列傳第九有蘇秦傳同第七有張儀傳未詳蓋地一前漢食貨志戰國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方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而動蓋則晦益三分而一與之三井也臣瓚曰田三斗謂治田動則晦加三斗也

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皮反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八百萬石矣。○問如李悝盡地方不過亦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地者小次於刑宋子曰只是他欲富國不其欲為民強古地開墾將去欲為已物耳。皆為聚斂之徒也。商鞅開阡陌通疆周顯王十九年秦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一室。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

今水廢非田開阡陌路南北曰東西曰陌。平斗斛權衡丈尺。○史記卷六十八列傳第八商君傳云為田開阡陌封疆云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右第十四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戰國人臣功利之罪。

乎人者謂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人者但莫良於眸子耳。○徐徵曰。竊則神處於心竊則神在於目。雖人心不可測識而游息之宮必然形見觀人莫審於此。○大金輔慶源曰心正則安裕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爽而明白心不正則驚揚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昏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者也。○通義曰瞳子通義曰瞳子瞳音同睛中黑子。蓋物處也。家莫其反與曹

曰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其君者奪民之財耳。

同也其言也。脈。聽言。一。尚。重。觀。眸子。上。勿。平。更。字。重。不。善。一。邊。非。說。人。不。能。掩。是。語。豈。是。此。觀。論。不。為。入。所。掩。乎。○。行。明。云。春。此。章。意。身。不。能。得。觀。公。亦。要。知。得。檢。身。之。學。私。心。邪。氣。頭。刻。亦。不。可。有。一。於。中。而。昭。昭。然。不。容。掩。矣。可。慎。哉。○。知。新。日。錄。牛。春。字。白。聽。其。言。也。觀。其。眸。子。是。以。其。言。而。質。之。于。眸。子。也。不。平。○。諸。說。辨。斷。云。人。焉。瘦。哉。句。兼。善。惡。言。不。斷。不。必。兼。者。上。不。能。掩。其。惡。句。便。明。何。也。天。下。有。真。君。子。不。必。觀。到。此。處。乃。見。惟。天。下。有。一。等。真。小。人。偽。君。子。當。思。遜。子。言。論。間。以。藏。其。胸。中。之。謫。不。知。言。論。之。外。自。有。一。種。心。神。發。散。處。如。眸。子。者。雖。欲。掩。其。惡。而。掩。聖。賢。觀。入。人。也。為。小。人。護。惡。者。而。發。非。為。君。子。也。右。第。十。八。章。章。圖。鄧。陽。朱。氏。白。此。章。以。察。言。觀。色。為。觀。人。之。道。

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入。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

○淳于髡曰。人物備考二十二云。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諷說慕晏嬰。多為人也。云史記傳有之。○揚明云。豺狼二獸名。是言其心之忍。○燃犀解。考去狼似狗。銳頭豺屬。二物多智。故父命得。鮪。夫粹頭顛倒。不孝莫大也。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男女不親。禮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醯。其無醯。則皆坐。適之。而後取之。以遠別。○蒙引云。遠別二字。是連綿字。非遠乎別也。猶云。辨別也。或云。遠。嫌。別。疑也。亦通。○今天下。○脈云。今天下。溺二句。承上權字。來。是意。謂天下陷溺。惟權

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音牟。瞭。音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自。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於處反。廋。音搜。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

纒可濟得有義孟子不能
行權意非欲孟子枉道也

曰天下溺日錄申甫曰
援之以道何道也孟子平

日所言仁義之道也云集
直已字一蒙引云直已

先道非便是濟時是所以
濟時之具也枉道徇人便

是失已亦安能濟時
此章明聖賢出處去就之

公孫丑曰一蒙引云蓋
為君子之不親教乎而發

按孔子問伯魚學詩乎學
禮乎可見其不親教之概

親教之則其已學未學自知之矣何用過問之問孟子曰勢上辨斷林樾逸曰勢字妙情有不行或
裁以我義有不行或通以情惟勢不可行便終行不去即情義亦不能相格也○揚明云怒是威怒
而管接之○趙岐云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我矣說云父子反背相非若夷狄也○正義云夷

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

惟恐心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淳于髡

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

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

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

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

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

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

有二說一說則以夷訓傷一說以夷為夷狄甘義其自通矣天子教我一蒙引云此亦為常人之

為父子者言若聖賢自無此事云父子相夷正義云傷其為父子之恩古者易子脉云易子而

教遺子出就外傳便是勿泥相易也○講述云易字活看是以從教于人非必與入相易其子也

取中者權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

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

先主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

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

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

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

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

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

道徇人徒為失已○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

身不陷於弗義。○雙雙饒氏曰：王荊公所謂爭則下氣怡聲，和悅以爭之，所謂戒亦訓教之而已。欽。右第

十八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明父子之恩。

○孟子曰：事親，蒙引云：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為事之大，守國守家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脉云：事親為大守，孰為大，是叫起語。不必以君長相形，下孰不為事，孰不為守，亦以大以兼該。○孝親之心，本自通天地，包六合，不是說親大，而君長小，乃良心之最先者。故為大身者，親之身。吾人為親保守之。○蒙引云：蒙引云：是兩意。如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不虧其體之謂也。如云：將為金帛，則父母令名，以果為金帛，則父母命辱，必不棄此，不辱其親之謂也。○孝經曰：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雖日用三牲之養，終為不孝也。注：三牲，牛羊豕也。○曾子養曾

千百年眼云：只看數必字。曾子直以已心親心，聯貫為一。無一念息不在親。必之云者，無一次不

然也。非一時以頭勉強得來。○徐做弦原直云：曾子養曾也。○必字亦見有常意。上必有酒肉

是養親之儀。下必請所與必日有是奉親之寔。若曾

元養曾子，則必有酒肉之外餘，皆不可必矣。○脉云

養志兼親志未形，而曲探之親志已形，而曲體之曾

元，段不重，但欲對養體句以形容養志意。○揚

明云：此字本上句來。○韓

詩外傳：曾參事親，妻不更，元

人間其故。曾子曰：以養元

善人也。○蒙引云：事親若

曾子，文林曰：是巨可字是

許之之意。○言行錄：后集

六王荊公傳：余在平居事

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

子何也。不親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

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

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

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慈愛其子也。繼之

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

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

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

又傷其父也。占者易子而教之，所以全父

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

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也。○王氏曰：父

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

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

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

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

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

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

身，使不陷於

於

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自有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身餘。只言可矣。

右第廿九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事親之道而舉曾子以為法當以守身為未養志為事也。

○孟子曰人蒙引云適過也蓋答也言其用之失不足疵也。○間非也猶非也猶沮也。以其非而間沮也。○存疑云仁者無私心者也義者事理之宜也正只是仁義一正君而國定又是再開一步說。正君包上君正莫不正意國定則其效也。○微言方文伯曰全重太人兩字。大人乎日道德隆重自家絕無一毫非處。故只把此身做君之格式而令其默化不知所以然而然。君仁臣句俱在心上說。念念如此是為莫不尚不推到人政上。○大全陳新安曰仁體義用正包

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孰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

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

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

天下。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

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

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

曰有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

仁義言之。仁義所以正也。集註所以不提仁義。適音適韻會陌韻。適步切。說文謂也。廣韻責也。亦自有作適。○又云適施隻切。又本韻步切。見諸字註。○字彙謂側格切。責也。徐氏各度字。孝節唯陽人重高。大全朱子曰。格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于正。○大全蔡氏曰。非止僻之心也。○書經罔命。篇云。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正己而物出。盡心益孟子三見了。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臣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右第廿九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入臣事君之道。

○孟子曰有揚明云。求全欲為益以求完意。○脉云。此章二有字大有感慨見入情意。料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耳。註脩已觀人二意。並重更周匝不虞不是自己度量是他人擬

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

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之父也。曾元。曾子之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

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

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

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

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

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

不忍傷。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

之也。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

度他無可致與求全非求
免於毀乃自脩之容右第

○孟子曰人存疑云此
為常而人言非人盡如此
也故註謂有為而發○揚
明云人指常人○又云無
責是無懲責○知新日錄
黃葵峯曰無責舊作未嘗
適責其終於本文字意未貼
大抵天下事不容以易言
也人往往輕易於言者以
無身任之責耳若身任其
責則知其為之難

○孟子曰人之
揚明云思是變病○微言焦滿園曰此成人自滿不是論為人師範註自足而
蒙引云自足而不復有進此其賤也大學問者終身之事也雖至聖人之域亦不可有自足之心右

○樂正子從
者意其來未及也○孟子曰首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謂其來已久也故有舍筭未定之解○趙
岐曰昔者仕也謂數日之
間也○大全陳新安曰從
小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
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且
以後一罪責之○蒙引云
看集註又不早見長者為
姑以此責之語意蓋孟子
此言只是責其見遲也下
章之言但未發耳故曰姑
以此責之惟記者得其意
要記孟子責樂正子來見
之遲却先揭其端曰樂正
子從子教之齊得其實同
克有罪○大全陳新安曰樂
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
能好善而篤信之惟好善

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
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
餘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
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
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
而國定矣○趙氏曰適
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
故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思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
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
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

○樂正子從
者意其來未及也○孟子曰首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謂其來已久也故有舍筭未定之解○趙
岐曰昔者仕也謂數日之
間也○大全陳新安曰從
小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
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且
以後一罪責之○蒙引云
看集註又不早見長者為
姑以此責之語意蓋孟子
此言只是責其見遲也下
章之言但未發耳故曰姑
以此責之惟記者得其意
要記孟子責樂正子來見
之遲却先揭其端曰樂正
子從子教之齊得其實同
克有罪○大全陳新安曰樂
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
能好善而篤信之惟好善

○樂正子從
者意其來未及也○孟子曰首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謂其來已久也故有舍筭未定之解○趙
岐曰昔者仕也謂數日之
間也○大全陳新安曰從
小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
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且
以後一罪責之○蒙引云
看集註又不早見長者為
姑以此責之語意蓋孟子
此言只是責其見遲也下
章之言但未發耳故曰姑
以此責之惟記者得其意
要記孟子責樂正子來見
之遲却先揭其端曰樂正
子從子教之齊得其實同
克有罪○大全陳新安曰樂
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
能好善而篤信之惟好善

篤信所以勇於服義自以爲罪亦可尚也

右第二

四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上其押近小人而見其受責之勇

○孟子謂樂微言方文伯曰重學古之道上蓋得道深則看得世味淡

○大全朱子曰王驥齊辛臣蓋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使滕王以爲介孟子未嘗與言常公行子又不與言絕之深矣樂正子不察輕身從之意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故以鋪

○孟子曰不翼其註此章專爲舜而發上只將論孝引起非泛論事理而以舜爲證也詳中三不

其詳雖不可考疑驩以是積憾而遂致也

罪前章其辭婉此章辭厲

○孟子曰不翼其註此章專爲舜而發上只將論孝引起非泛論事理而以舜爲證也詳中三不

○孟子曰不翼其註此章專爲舜而發上只將論孝引起非泛論事理而以舜爲證也詳中三不

孝二失幾諫失顧養

則不復存矣家貧親老上家語致思篇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所不告者皆瞽也娶而有後以承其祀者瞽瞍之祖也

傷於瞽瞍之心則亦無傷於娶妻之禮

犯非禮之怨不忽以非禮而絕先祖之祀與其拘禮以絕祀

舜之心在告不祀告禮也不告不室其爲禮也不告非禮也

也云○微言曰告而娶者承親命以延親之祀不告而娶者又告體親心以延親百世之祀

於親而實塞此心以告之宗廟矣告不告總之爲親故曰猶告因不告以通其告之權

正助金不孝以全其

告之權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此是遠爲意又言觀人者不可以此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易其言也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

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孟子曰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

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

乎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孝之大也。○大全程子曰：舜不告而娶，義得以命，告之也。以事理度之而已。○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生而受其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歸也。○**大集**：禮道者，上大全陳新安曰：禮道，謂全體此道於身，要道為一者也。○**第二十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子處變之權。

○**孟子曰**：仁，焦漪園曰：此章不可依晦庵子作兩段本文只五平說去蓋仁義禮智樂分明是五德五德之實皆在事親從兄可見天下之道皆原於孝弟也。○問此章若不依晦庵說只作總論道理不說及工夫不知工夫又如何曰：陽明子曰：本體即工夫工夫即本體又云：做得工夫是本體合得本體是工夫若云本體外別有個工夫便是人性為仁義之說矣可乎哉。

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曰：克有罪，氏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孟子**

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論語學而篇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微**：言徐微，微曰：心雖無窮，不得止於有限之分，意雖真，亦不得不行。以委曲之情，說節文二字甚好。○**滕**：節，即發皆中節之節。節文一字不平，乃節而文之。○**孤**：友。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祀，祖祀三也。二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

○**滕**：云實字，只是真切意，不必對華言。○**集**：有子以論語學而篇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微**：言徐微，微曰：心雖無窮，不得止於有限之分，意雖真，亦不得不行。以委曲之情，說節文二字甚好。○**滕**：節，即發皆中節之節。節文一字不平，乃節而文之。○**孤**：友。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朱氏曰此章勉入事親從兄以盡仁義知禮樂之實

孟子曰天下人樂歸於我是盡天下人樂歸於我是富貴之極視若草木金是不以富貴動心有所甚重者在也云云楊明云然字指能忘天下說○文林貫

言云得是得其親之歡心○直解云順是諭親於道而不違的意思○大全朱子曰人字只太綱說字字却說得重固有人承順顏色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違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孝此所以為尤難也○雙峯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為合乎道字所為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

言定以入之盡分言又曰身辨言之謂之化自天下父子言之謂之定其太意一般○楊明云凡天下為父子者皆感舜而興孝與慈定是化孝慈便止孝慈不易曰定○脉云盡者竭而無餘也此句最重下化定亦盡道中事未下有人未化未定則事親之道尚歉猶未盡也底訓致字謂盡道以致之也豫非悅我乃悅道也化者感動于上而興孝與慈也就心裡說定者盡倫于下而止孝慈也就分上說云

謂上書樂典設言子父頑母曹象傲克諧以孝水烝又不容姦○六禹謨載載見敬曾聾聵○疏云禮記言聾亦凡若李氏各備字原中延平八言行錄外集十一傳有之羅仲素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後居延平傳見言行錄及伊洛淵源錄等丁翁了公孫姓陳名躍字然中延平人專事龜山楊公仲素故其言語相聞此語收入小學之書○大全韓慶源曰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

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聾聵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

之實從兄是也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智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

頭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

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

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

以負罪惡者此也故卷于
不自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
之語約而盡實而當則世不
可易凡父母之不是皆已之
不是也已既不是父母豈有不
是者哉陳氏則又推其極而
言一亦事理之實也

十八 章圖鄧陽朱氏曰此
章與八章聖人之孝
雖是也而
三章通考勿
九章言聖賢道統傳授講
學修身齊家治國之道亦具
焉

孟子曰舜
困學紀聞云世
傳舜葬蒼梧之野孟子以為
卒于鳴條居氏春秋舜葬于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其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城志
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徐傲原言至夷鄙也○東鄙西鄙人也不作夷秋之夷者東西正對中
國說○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南巡不返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朱子

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
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

猶草莽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

為人小順乎親不可以為學

言舜視天
如草莽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
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
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
有違九人所難也為人蓋沒言之為
子則愈

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

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

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

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

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

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晉書駸難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關之可也欽○大全趙氏曰諸馬在冀州
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女邑之西○盧宋人曰是東邊人○是西邊人曰夷者只是中國
邊方之地非謂神文皆夷人也

曰衛成丑服又書註云甸
服主治王由以供祭祀○

又有六服王畿侯甸綏要
荒也○又周九服侯甸綏要

采衛蠻鎮荒也○趙氏曰
諸馬在冀州之分負夏春

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
西○今按冀正北方也衛

東北方也安邑已近西鳴
條又安邑之西如何云在

東方夷服之地曰冀雖正
北曰在冀州之分則諸馬

諒冀州分內之東矣衛已
在北之東鳴條亦然蓋堯

舜時天下無許多大至夏
商周時始漸始大故以為

首重四書集注

夷服然謂之夷服則實在諸侯九服之內非如今所謂四夷之夷文王生於西大全陳新安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郭岐周通義仁山金氏曰周自公遷于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畢通義吳氏程曰鎬武王所都在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陵豐居鎬西相距二十五里地之相去揚明云得志不是為天子西伯只是隨所寓之宇宙而得其志行之之○千百年眼陳慧生日得志兩字其重不日得位而日得志位者所以抒其志也非一身之私圖也一通義趙氏慎曰舜至文王三千二百歲○器物叢談云符契也長短有度用以徵召古者以竹為之故字从竹節出使操持之物所以為行道之信亦以竹為之或以金玉為之歷及諸書顯然物註合為一物悞矣以

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見父母之非而已肯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

至為之乃周禮六節之一或作為之從簡易也篆刻上韻會云篆徐曰篆書者於竹竹後簡也古書更稱作大篆秦程親作小篆○字彙曰又盤曲貌先聖後聖謂之先聖後舜文而生謂之後聖聖字指聖人以先後聖自相比度曰揆揆度也○通義仁山金氏曰此章言前聖後聖相去雖遠及其行政化於天下凡事莫不止於至善以此理量度之無一毫不同者○微言陳抱冲曰趙註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不其度量聖人集註後遠近大全陳新安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同以此心此理言右第章圖都陟曰曰此章即聖人而見道統之

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先聖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同

○子產聽鄭上講述云乘
與濟入在疑謂子產乘輿
已濟適民有涉水有就以
乘輿濟之蒙引謂二木無
橋子產各捨一車以濟人
然以下文行解入推之存
疑為是○通義金仁山曰
漆洧二水在今鄭州
日惠一說死子游問於孔
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
惠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
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
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
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
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
游曰所得言歟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之涉者無教也○講述云惠
孔子惠入惠字不同此惠字就是譏他觀註曰小可是勿作表其惠而譏其不知為政以字說得
廣集公乎正大講述云公平正大以體言政之體段也綱紀法度以施言政之施為也○蒙引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
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子

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

乘去聲漆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
大夫公孫僑也漆洧二水名也子產
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
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

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
正人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

病涉也 徒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
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

游曰所得言歟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之涉者無教也○講述云惠
孔子惠入惠字不同此惠字就是譏他觀註曰小可是勿作表其惠而譏其不知為政以字說得
廣集公乎正大講述云公平正大以體言政之體段也綱紀法度以施言政之施為也○蒙引

云大者為綱細者為紀小者為紀隸於大綱綱紀即法度之凡也凡皆法也度特其舉一該其餘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徒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
游曰所得言歟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之涉者無教也○講述云惠
孔子惠入惠字不同此惠字就是譏他觀註曰小可是勿作表其惠而譏其不知為政以字說得
廣集公乎正大講述云公平正大以體言政之體段也綱紀法度以施言政之施為也○蒙引

人而濟之 辟與關同焉於度反○辟辟
除也如周禮閭人為之辟之
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
當涉者衆豈能悉
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入而
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
以悅其意則人多日

管子書集注

卷中

二十一

孟子卷之九

孟子

三十九

云君子平其政是就橋梁一事上推廣說為政者每久而悅之是就兼與濟人推廣說能平其政則鮮人亦可而行小惠則濟人亦不可

周禮上周禮不官閭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開閭人主展禽者政者上朕云末節及說不可指齊人之言云辨節畢九徵云故為政節故字歐承上焉得句來此為政是泛論不專指齊人而悅之亦不止濟涉一事須推開說曰亦不足曰字當作治言言曰以恩惠悅人其恩惠亦不足也非人多少之說頃知天地之大也風雨寒暑尚且更有偏而人猶有憾心人之分量有限而心之願望無窮若欲每人而悅之非惟力有所不給而勢亦有所不同矣

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天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

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

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參養之恩焉國人猶言

推開說曰亦不足曰字當作治言言曰以恩惠悅人其恩惠亦不足也非人多少之說頃知天地之大也風雨寒暑尚且更有偏而人猶有憾心人之分量有限而心之願望無窮若欲每人而悅之非惟力有所不給而勢亦有所不同矣

公情救者答曰治世以天德不以小惠○蜀志第五有武侯之傳在第二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為治之大本

○孟子告齊宣王曰齊宣王問曰何謂一統

說天不然而謂非臣子誰直臣誰欲去其配享誰有諫者以不故論且命金華射之刑部錢宰抗疏入諫輿親身隨祖廟受刑曰臣得為五軀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大醫院療其筋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望刪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聽之類○潛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路人之言無怨無德也上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報木亦宜乎

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曰諫行言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二有禮焉如此則

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二有禮焉如此則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

三十九

落切音莫遠也。眇也。又輕視貌。手足腹心。蒙引云。註手足腹心相待。體腹心倚手足以為用。手足戴腹心以為主。此所謂體也。王曰。禮為。揚明云。何如是問。君欲民為服之由。

○文林貫良。說同。揚明。○雙受。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絕。尚且為其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欽。儀禮曰。儀禮喪服篇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曰。諫行言。蒙引云。言是膏油澤是水澤。一若其滋潤乎。物此二字是借字。賢身之事。若諫行言聽。則自有膏澤在民矣。○脉云。諫是明邪。言是陳言。○直解云。諫是規過。言陳言。行與聽言是從。○蒙引云。田所賦之祿也。里所居之第宅也。故曰田祿里居。○明諫行言聽如何。又有

故而去。饒雙髮。言如夫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愛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小可去。合制膏澤。可承上文。言諫得用。而道行也。膏油也。澤水也。皆能潤物者。故借為恩惠及民字義。謂三有禮。蒙引云。道之出疆。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然後以其田里三也。不連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三有禮。今也為臣。集註如晉鉅樂。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樂桓子。名。蒙引云。范宣子生懷子。范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先是十四年。樂壓。范范鞅使奔秦。故與樂氏為公族。本夫而不相能。相子卒。樂祁與其老州。通。樂祁。祁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老。家臣之長。懷子患之。祁懼其詐也。胡。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諸。其有此。宣子使。城。其。名。而逐逐之。秋。樂。出。中。奔楚。冬。會於商。任。鉅。樂氏也。禁。鉅。之。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夏。命。於。晉。納。樂氏。將。安。用。之。冬。會。于。沙。隨。復。鉅。樂氏也。晉。知。樂。盈。在。齊。故。復。鉅。樂氏也。潘。與。嗣。一。統。志。南。自。府。新。建。人。與。王。安。石。曾。黃。善。在。為。德。化。縣。尉。孟子曰。王。庶。幾。公。孫。丑。下。篇。第。三。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君。臣。施。報。之。道。

為之服矣。道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二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鉅樂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

○子曰無。存疑云。無罪殺士。其勢必及於士。故士可以從。○揚明云。無罪二字。重有殺士。殺大夫之漸。殺民者。殺士之漸。見幾而作。易下繫辭。五章云。君子見幾而作。不後終。自。右。第。四。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即。聖。就。而。明。見。幾。之。智。○孟子曰君。正義曰。如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表正則影正。盤圓則水圓。五方則水方。是其旨也。○大全輔慶源曰。存疑。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亦大學其幾如此之說也。右。第。五。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即。聖。道。以。明。感。化。之。幾。○孟子曰非。目錄申甫曰。單言禮則兼義。單言義則兼禮。分言禮義。則禮以恭敬辭讓。主言交際。等言義。以辭受取予。死生去就。等言。○蒙引云。吾之書傳所載。如冷色足恭。非禮之禮也。傷其。傷。男。

故而去。饒雙髮。言如夫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愛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小可去。合制膏澤。可承上文。言諫得用。而道行也。膏油也。澤水也。皆能潤物者。故借為恩惠及民字義。謂三有禮。蒙引云。道之出疆。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然後以其田里三也。不連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三有禮。今也為臣。集註如晉鉅樂。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樂桓子。名。蒙引云。范宣子生懷子。范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先是十四年。樂壓。范范鞅使奔秦。故與樂氏為公族。本夫而不相能。相子卒。樂祁與其老州。通。樂祁。祁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老。家臣之長。懷子患之。祁懼其詐也。胡。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諸。其有此。宣子使。城。其。名。而逐逐之。秋。樂。出。中。奔楚。冬。會於商。任。鉅。樂氏也。禁。鉅。之。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夏。命。於。晉。納。樂氏。將。安。用。之。冬。會。于。沙。隨。復。鉅。樂氏也。晉。知。樂。盈。在。齊。故。復。鉅。樂氏也。潘。與。嗣。一。統。志。南。自。府。新。建。人。與。王。安。石。曾。黃。善。在。為。德。化。縣。尉。孟子曰。王。庶。幾。公。孫。丑。下。篇。第。三。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君。臣。施。報。之。道。

非義之義也。再子為子華

母請粟子路之死於孔

之難亦非義之義也。孔子

一日拱而說。右三子亦

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

而賜賚以天子之禮樂亦

非禮之禮也。此其者有其

其他細故固難悉舉。○趙

岐曰。若禮而非禮。若義

而非義。○右第○章章圖

鄒陽朱氏曰。此章即禮義

而見聖人處事之精。

○孟子曰。中山。目錄徐若

泉。云。是德性溫純近於

中和。是英氣發露近於

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

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

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

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

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孟子曰。無

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

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孟

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此章重

此。然上篇王言人臣當以正君為

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

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養不中。才也

養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

為之謂亦。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

能事也。函育寬以容之意。薰陶等以道之意。欽右第○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即父子而主教

○孟子曰。人。○目錄黃葵峯曰。不為二字乃本然。每惡之心於凡非義非道之事皆不為。為者也

○微言王觀壽曰。程註添

一能字。多少見解。蓋有不

為的人。是。不易能舉。其功

不可妄為。之事。都駭惑他

不得。搖撼他。不得。而見得

真立。得定。此是何等力量

以此力量。而為所當為。何

業。不成。云。○大全朱子曰。

橫渠先生云。不為不仁。則

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

以為義。○右第○章章圖鄒

陽朱氏曰。此章勉人自擇

以為行事之本。○孟子曰。言。揚明云。言

是發人之私。毀人之短。○

象山文集三十四云。孟子

首世言曰。言長生

○孟子曰

○孟子曰

○孟子曰

○孟子曰

○孟子曰

○孟子曰

○孟子曰

○孟子曰

○孟子曰

○孟子曰

○孟子曰

○孟子曰

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今人多失其言蓋孟子道性善故言人無有不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將其為不善而以不善向汝汝將何以待之故曰當如後患何。○摘訓云後患是將來之禍害不止是言己之不善。○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耶。朱子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大全陳新安曰隱惡思厚之道亦遠矣。○道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天子誰毀誰興。下文但言如有所與言而不可毀可見矣。若當宜而行有後患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孟子曰仲尼不為已

弟之不賢遂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和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程子曰有不為是以可以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甚者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是稱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

之外不加毫末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當然言云。○日錄牛春字曰當時推尊聖人者使謂其有過高之行人所難能孟子說道聖如神尼也。只為所當為而已。為所能為而已。未嘗為已甚之行也。乃即人皆可為堯舜之意。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只一遺性。又只有這中分毫。加增不得堯舜相傳。只說執中。仲尼率于此耳。何已甚之有。○杜靜臺筆記云為字只就行事言不必兼知不為非有意而不為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揚明云此甚是賢智太過之行。○本分之外。○通考程復心曰本分謂須滿未然之分。若事動這裏極了再過此字便是已甚全。○右第十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行事出於中庸之道。○孟子曰大人是精義的。○揚明云大人是精義

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王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王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無偽之本。然足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孟子

的人品○知新日錄牛春
宇曰言不必信一句非謂
大人言行不必信果只是
不期必于信果拘泥膠柱
如小人之確確室我意唯
義所在只是以義為信果
云右第十一章章圖鄧陽
朱氏曰此章明聖人言行
以義為本

○孟子曰大人只是盡性之人
不可說通達萬變○赤子
之心純一無為孩提知愛
知敬是也此是良知是純
乎其天之所命於人之本
色也大人不過從此本心
而充養之云○蒙引云蓋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然通達萬變其實自純無偽中來○故能萬變一生此理最好思量○大全朱子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一句正相切如何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赤子之心

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

當大事養去聲○事生固當受敬然亦

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

力矣故尤以為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

使少有後○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

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

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

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久

造詣也

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右第十一章章圖鄧陽朱氏曰此章

推本聖人作聖之由

○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蓋以人情言則服喪而措以事勢言則雖失而可贖惟

送死可以當大事者以人情言則倉皇而顛沛以事勢言則其悔不可追○揚明云養生是養親之

生不足字就處常時所係不甚重送死凡殯而附身葬而附棺皆是○直解云當字解做為字○大

全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測為終身之恨他欲為不可得矣○大全陳新

安曰生事死祭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

送死比養生為九重天耳趙岐註云我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按此則以為

字訓則字非據得身之當備註必誠必信○大全日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

必信勿之有悔焉云右第十三章章圖朱鄧陽曰此章明事親之道而見輕重之等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五箇之字同是指此理也○又云道則其進為之方也
大要不由傳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第是即深造之以道深造之以道猶云以道而深造之也
○又云取之左右逢其原是形容之辭左右雖辭其實亦不在近處只是心裏明其近便耳蓋自
得之者得之心也取之可取其得之心者豈在外乎○續讀書錄七云孟子言取之左右逢其原
原即天命之性也無時不發見于日用之間故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水之有來處○大全陳新安
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得之所謂程子說證已說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己如南
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己自得而後為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
莊生所謂自得真得而非得人之得之意終有整不如自然得之之說存從容優游之味道則

其進通義許且是日此章主於行而不知在其中故集註謂道則其進為之方也進為學有力當者蓋學者欲其循序漸進德厚而泳力行積久而欲融會於心所謂自得也理既融於心則所處者自安固而不搖既居之安則所以資藉之者愈深遠而無窮資之既深則日用之間無所往而非道矣工夫只在深造以道四字上至於自得則自然有以效驗以知行二者各體認之可見孟子之意主於行者為九重也程子則專主於知故在圈外釋心出于揚子法言優游厭飲杜預之左傳是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廢而飲之註疏云優柔俱訓為安實窮之意也廢飲俱訓為飽饒裕之意也有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學貴用功以我成功之效學兼知行

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自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心追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

○孟子曰博學天全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許東陽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欽○日錄徐若泉曰反復也○放之彌六合者此理也卷之藏於密者此理也約處即散殊之統會博處即統會之散殊心是根本復取其根則理雖散殊原是一個集註博學於文上大全輔氏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易禮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其約則是自得之事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蓋互相發也非以誇上大全饒氏曰誇多說博學問詳說詳說云○韓文二十送陳彤秀序云非誇多而顯靡也云第廿三章章圖通義葉都陽曰此章明講學之道當

也之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及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蕪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少異而

詳而和要學以知言

○孟子曰以言不以事引云以
善服人自欲服人也而乃
不能服人以善養人非以
服人也而乃能服天下○
大全朱子曰以善服人者
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
對武帝恐其人更立太子
則江南不可取之人是也
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
於善如湯於桀桀則年辛
又使桀往為之耕是也○
大全輔慶源曰以事服人
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
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
入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
見也孟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人者以善與天下公也

人之向背頗殊學者
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
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
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
祥之實一說不同未知
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
尼取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取去吏反○亟數也
孟子曰原泉混
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孟子曰言不祥謂有闕天下國家之大害蔽賢就毀謗阻塞上說也

指言不損人○衍明云不祥便是災
味不如闕之○通義金氏曰集註兼舉
作一本一效較賢者以正為邪以善為惡此言之無實者也言無實者不祥故不祥之實禍亦惟蔽
賢者當之蓋文字中凡說
不祥便是凶禍又當之二
字亦可見語意與始作備
者其無後乎向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
混濁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
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
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三
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
以至乎
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
云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
論語川上之歎或指此歎
其他經傳不復再見惟有
子宥坐篇及劉向說死子
貢問天必觀之說孔子
答之極詳亦可証亟稱之
義 ○孟子曰原○大全陳新
安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
不已漸進以至歸海于海
有本者如是也子自以此

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
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
去聲○集聚也澮田間
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
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

孟子曰言不祥謂有闕天下國家之大害蔽賢就毀謗阻塞上說也

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
泉如是其源混混至於海四
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
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
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
爾云爾為無本直解云
孟子言徐子說有本之水
能漸進不已而至於海者
以其源遠而流長也若水
之無本者則不然當七八
月間乃大雨時行之候也
云○文林貫且云無本即
無原本○蒙引曰孔子之
言發天理之本然孟子之
言指人事之當然然孔子言
天理之本然而人事之當
然者自見於言外孟子為徐子言未及於語上也○通義程氏復心曰七八月即夏五六月言七八
月間水易乾之時七八月間雨集七八月間旱一般句法集溝澮是謂諸處水來集得溝澮皆盈
集其無實上微言王觀濤曰註取其將不繼自水之易涸上生來使淨名可繼君子遂不耻

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
曰徐子之為為人必有躡等干譽之病
故孟子以是答之○郝氏曰孔子之
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
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
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
本之謂也然則學者
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

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幾希也庶民也人物之生同得

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
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
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及異耳

之乎云有躡等干上通義程氏復心曰言聲問過情便有躡等之病易辭而後進便有躡等之病右
○孟子曰人上揚明六人兼庶民君子言○又云庶民包智愚賢不肖君子包舜文禹湯周公○

蒙引云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所去所存者庶物人倫
之至理也兼說方盡之○
文林貫且云去是失幾希
存是保全意之字即指
幾希之性說云○辨斷在
毛伯曰幾希二字人俱解
作少皆云人得其正而靈
物得其偏而蠢其全靈蠢
之外則相去甚遠又豈止
是少而不多也須知此自
理之微妙上言當在所以
二字上看出蓋人本異
于禽獸而所以異于
禽獸處其理至微而
無形其機至危而無

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
識其理也人倫說見

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議也物理
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
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
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
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
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

著此便有得失之介其端
倪宜防之意若說人之興
於會獸者原至少而不
而下則聖皆存此幾希之
理然則聖人當初亦與于
會獸者不多耶此斷不通
之論也故君子存之是存
這一點微妙之理庶民去
之是去一點微妙之理云
○大全朱子曰飲食渴飲
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
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
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禽
獸之道理令人自謂能存
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
集註 衆人不知通義金
山曰不知此并下知此二知字補所以去所以存之故本下文明察室戰兢惕厲通義仁山金
氏曰戰兢惕厲此四字補意尤緊亦從幾希字來其幾希字不在在在即去去即同於會獸所以戰
兢惕厲唯恐失之也 舜明於庶民

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
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
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孟子曰禹
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
策曰儀狄作酒禹飲
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
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
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
傷望道樂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氏已安矣而視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氏已安矣而視之

家則有閭閻內外之職其在鄉則田里之耕桑公上之賦役皆事也其在官則或錢穀甲兵或刑名
度數皆事也○文林貫百八底物指衆事之理言人倫指五品倫理言由是以心出意非行仁我見
非勉強意○日錄蘇紫溪曰聖人夫也天之道四時行焉非在四時也百物生焉非在百物也
此天之道即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由吾心而行之使無物而非仁義故曰由仁義行
十六言 章圖朱氏曰此章替美聖人能盡人道之極
○孟子曰禹辨斷丘毛伯曰通章不用分截然存幾希之心舜由仁義行絕是道心流而人心
淨此道統所由肇也禹惡旨酒以防人心之危好善言以擴道心之微此禹之精于擇一子也
執其中處易本之而執中蓋兢兢于危微之小中而守此道心之正也
戰國策曰通義金氏
曰戰國策梁王魏嬰賜酒於若望酒酣請善與樂舞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
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事見魏一卷○名我者八云
晉魏人多以爲無旨儀狄人多以爲男子不知晉魏有旨儀狄女也書曰禹拜一見書經大禹謨
及皇陶謨 舜明庶民中位一蒙引云湯執中以處事言其賢無方以用人言二句關涉亦甚廣大
謂守而通義金氏曰恐與于其執中之執以故特出此字義文王視民近思錄卷之十明道作
縣凡坐處皆重親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懼此四字○講述云視民如傷便是良已無傷善道如宋
見便是道道已有見只爲愛民深求通切其心不自滿足故視之如有傷善之知未見也觀註兩箇
已字猶字便見心之無窮所以爲憂勤傷厲之心 集註 終日乾乾天全曰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
終日乾乾蔡氏曰乾乾行事事不息也 武士不泄 揚明云邇至近之事至近之人遠指政事之隱伏
臣民之疎遠○天全朱子曰世邇志遠此邇大與事而言世字兼有親狎忽略之意 德之盛言
一大全饒氏曰德之盛言宋邇邇仁之至言不忘遠周公思兼一蒙引云四事之外有不合者知悉

自皇陶謨書集注
五子言
三十一

質文異尚子丑寅之決意
真助微之異賦之類揚
明云思兼欽一心會其全
○大全朱子曰所舉四事
此必周公魯如說右第
三章章圖通義朱氏曰
此章稱美聖人一事以見
其德之盛

○孟子曰王引蒙引云以
政教號令為王者之迹者
以其見於行事故謂之迹
也煩者止而不能復行也
○一說亦以其所及而言
政教之所被即王迹之所
及也○行明云春秋作是
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
年為始之春秋也若晉國原曰之春秋則自伯禽受封來已有豈待詩亡而作耶謂平王東
遷義宣城張氏曰史記元年是時幽王既為犬戎所殺豐鄆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于洛邑自
都洛邑之後王室微弱號令不行於諸侯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謂黍離降黍離者詩篇各令

王風之首載之朱註云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聞周室之顛覆後
復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黍之黃以興行之家靡心之搖搖云○通義具氏程曰西周政由
王出故離幽厲之詩猶得為雅東周處於列國故雅亡而詩降為風大序所謂雅者正也言王政所
由廢興是已謂之乘楚
揚明云乘車載也取紀載
當時行事○又云神異經
云西方山中有獸焉其狀
如虎而大毛長三尺人面
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
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云○
蒙引云蓋乘所以載也故
取乘字以名其書各人以
諧世味為家乘者亦取此意
集註檮杌四獸焦氏筆
乘曰檮杌皆生惡獸各非
也檮斷木也一作柶木注
引楚語之檮杌檮杌惡木
也取其惡以為戒趙岐
曰檮杌者器凶之類興於

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
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未求道切如此不
自滿足終日**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
乾乾之心也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
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
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周

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
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
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
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

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
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
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
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
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
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
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
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
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
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
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賈之乘楚

記惡之名。机樹無枝也。从禾从義。允壽。又也。元不動也。不以不則非。獸明矣。必表年。各也。大全陳新安曰。必表年。以下出。晉杜預所作。左傳序文。錯雜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其事則齊。衍明云。其事如盟會。戰伐之事。取者取而裁定之。謂○大全。蘇雙奉曰。其文則史。元是管史之春秋。其義則某竊取之。左是孔子之春秋。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管自謙之辭。○目錄徐曰。管且孔子言竊取。只是謙辭。猶云竊比老彭。不是位不在。而道有之意也。若以位不在。為竊取。則孔子亦歉然矣。明知在我。犯非其分矣。夫子之意。不然耶。○大全。汪氏曰。史不止于魯。楚五霸。不止於桓文。孟子唯及此者。晉楚為列國之大者。桓文為五霸之盛者也。○大全。許東陽曰。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也。蓋謂魯見春秋其

之機机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機音几。○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機机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以為其事則齊桓晉所記冊書之名也。

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

所記載非周。由他處。魯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魯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魯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者。左氏得中間一節不詳。春秋之時。通考趙氏慎曰。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僖王元年始稱。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八年始稱。宋襄公姓子。名益。父襄王十年始稱。魯公姓姬。名重耳。襄王十七年始稱。楚莊王姓芈。名旅。定王元年始稱。魏稱五霸。自管仲始。竊取者謙詞也。不必依蔡氏謂未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若公羊傳作其辭。則在有不非焉。知是此意。所謂罪我者。惟春秋中云。○蔡氏之說見于大全。今略之。公羊傳作。大全曰。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重耳。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

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主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孟子曰。君

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

丘有罪焉爾所語筆則... 大全曰史記孔子世家... 春秋筆則筆則則則則則... 之徒不能贊一辭

○孟子曰君... 盧末人曰... 君子小人俱指入之賢者... 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耳... 辨斷之凡曰君子小... 人安得澤澤亦不是流風... 餘戰則澤澤色澤之類五... 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故孟子得以私淑諸人也若論流風餘韻百世猶... 新流五世乎○微言徐微弦曰王者曰述自其方行天下者君子曰澤自其流行於後世者言... 學情言流了蒙引云澤本水之餘潤也故曰猶言流風餘韻也

迹已逝而風韻猶在故風曰流風韻曰餘韻父子相繼了蒙引云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 世此蓋以父子相繼者言然三十年亦為一世者大約世數人到三十年便有子楊子曰四一此出... 禮記大傳全文記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已兄餘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為親兄弟期從兄弟第六... 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 免總麻其四世而總麻盡... 也五世則祖免而無正服... 減殺同姓六世則不復祖... 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 祖身去節也祖免也肉袒... 而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 士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 體故為免以代之○通義... 吳氏程曰總以麻終十五... 升去其經之半為布謂之... 總麻三月所服麻傳曰有... 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事... 者修治之意謂縷熟其縷... 而布則生用也○又云祖... 脫衣之袒是也免與總同

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 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 子卒至孟子游梁時左百四十餘年... 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 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 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 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 於人而私竊以養其身蓋推尊孔子... 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 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 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 而辭者矣○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 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 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 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 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 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 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 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 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於昇盡昇之道思天下惟昇為愈已於... 逢蒙學射

音問祖文曰以布廣寸
從頂中而前交於額上又
却向後繞於鬢言未得為

也○徒一說徒類也一說
徒弟也論語非吾徒也是

徒類是魯孔丘之徒與是
徒弟也按孟子受業於子

思之門人則是徒弟○通
義鄱陽朱氏曰此見孟子

以道統自任無有乎爾之
云亦是此類雖為自謙之

辭實則自任之意也集註
為方言大全輔氏曰孟子

又言私淑艾而他無所見
故疑是互言石第廿二

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聖賢以道統之傳自任
孟子曰可蒙引云不務取之謂廉方其禮物之未受也初見若可以取之矣及再思之則可以

無取焉既可以無取則即弗取可也而乃竟取之是為每取害於廉矣以物與人為惠彼方其將有

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

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
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蒙夏自立

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 鄭人使子濯
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

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

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

與也初見若可與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與焉知是則即無與可也而乃竟與之是謂與所不當與

非惠之正也則反傷於惠能全死之謂勇方其當利害之衝初見若可以死矣及再思之則其當與

可以無死焉既如是則即無死可也而乃竟死焉是為死所不當死非勇之正也則亦反傷其勇此

語辭雖平實重在下兩段志 則動氣氣 則動志亦然○通義自雲許氏曰傷廉是順辭亦傷惠

傷勇是反辭難先體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首為傷○大全汪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大

辭○大全陳新安曰此章三節作看似平說實察之傷廉所以警中人以下之不及者傷惠傷勇所以

警賢人之過之者也右第二十三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不加詳審之弊

逢蒙學射 事文類聚前集四十二云甘蠅古之善射者而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射于甘

蠅巧過師紀昌又學於飛衛衛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毫垂蠅於牖間南面而墜之

旬月之間寢穴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蠅之心而垂不絕昌既盡

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衛 日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於地而

塵不揚衛之矢先窮昌遺一矢既發衛以荆棘之端打之而無益於是二人相拜於途請為父子列

揚問 ○脉云是亦亦有罪焉對蒙之罪而言也此句便含得自取意儼不直曰無罪而以宜若無罪

試推其意蓋以罪不善取友其罪特較逢蒙為薄耳安得以罪全無罪哉○揚明云曰孟子推儀

意薄謂罪較蒙特差薄○祖庭事死云暗木有心君謀者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

云人物備考○通義金氏曰有窮國號其名左氏后羿遷于窮石或云即張掖窮石山窮水所出在今甘州此說不然當是左氏其間也後為家衆上通義仁山金氏曰左氏傳襄四年再歸自國家衆殺之蓋寒浞行媚于內而娛于外使家衆殺之逢蒙其人也荀子作逢門鄭人使子人物備考二十二云子濯孺子鄭人○衍明去潛師略境曰復○人物備考云康公之斯一各康公字子魚與尹公作皆衛人云○豚云已去而歸之曰追子濯孺子侵衛想已疾作而遁去故衛使康公之斯追之○端人泛就心制行之正言○文林貫旨云輪是矢尾之輪○揚明云扣輪扣車輪之上○大人程子曰孺子言孟子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言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

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康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康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康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

四矢戰○大全胡雲峯曰此章雖特以取友而言然使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以此

○孟子曰西○拙謹云此節設言非有其事也其辭以貌言其意以行意○人物考云西子姒施愛婦人

世居苧羅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施○通義仁山金氏曰西子西施也越地有東施有西施范蠡越王勾踐求西施氏愛女以賂吳王夫差遂以亡其國蠡終自取之泛湖而去○有惡人○揚明云上帝天之神惟監其誠而不計其貌○大全張南軒曰齊桓一執陳轅濤塗而春秋書齊人蓋夷狄之也其近於蒙不蒙者賦秦穆一有過之言則進秦晉於其近於惡人齊沐者賦一自汚而

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及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拙矢扣輪去其金發棄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康公必不害已小人康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康斯雖全私恩

喪其美。一自新而洗其惡。勸戒彰也。傳註尹氏曰此

大全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也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從善而作

此章戒勸人存善去惡之染。○孟子曰天直解云此性俱就性上看世之好用私智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務節以性之見理本自然而深戒智者當順其自然也○大全朱子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覺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故集註下箇跡字○日錄姚承庵曰故者舊也原有之謂也○帝逢實是人所原有的故隨感而發如孩提

愛稍長之敬見孺子入井之惻怛嘍咷之不受皆真性所流自然順利無穿鑿此方是故之本體○揚明云故是發見已然之跡即情也○蒙引云以利為本言以其自然者為主也○通義許自雲曰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為本故之發於逆者則又非性之本矣求己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舍虛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

之故則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鸞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廷皆所謂利也如下文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傳註若所謂天。大全曰易數辭易無息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通義金氏曰利順便之謂集註訓自然之勢尤妙。王文憲曰故或有順有不順者是本所謂自然之勢也故天下之

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

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

美婦人蒙猶自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

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

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

也。利猶順也。謂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

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者亦行其所無

通義程氏復心曰如言人性之仁但言其發見而為休惕惻隱之迹則仁之理自明也猶所謂善一章圖云驗於人荀子董子本微避避人荀子董子性惡論云吾見聖神命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夫道無形而難知人事有迹而易見○通義程氏復心曰此天字指天道而言無形而難知而其發動處則形而為人即其所以為人者而驗之則知其所以為天者矣○探章圖云矯居小反直之也探忽九尺曲之也所惡於智揚明云智是小智鑿是任術強為而不因其自然○文林選曰五智者以小智的人言○言行錄三曰張詠謂李旼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猶水也不流則腐腐則臭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空有智來○通義諸自曰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為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

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並去擊○天下之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久之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下占十一月甲子朔夜

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為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知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證故之易見却不是功用又曰章內三箇智者字不同上皆字是問辭下兩者字是用智之人○潤下書經洪範曰水曰潤下天之高也○通義金氏曰天之高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圓者圍三徑一則徑二百二十一度少四分度之三天包地外地面正當天中則自地而徑天而六十一度少也星辰之遠此星指五緯辰指二十八宿之次十二辰也王文憲曰求其故此故字最證得已然之迹分時○目錄云至者長白之至也蓋冬至之時日短極而長始至故謂之日至○事文類聚前集七云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

半冬去土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

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也

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

者陽氣始至三者月行南
至故謂之至造歷者
以上大全曰新唐書律曆
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
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
半甲子朔且冬至自此七
曜散行不復餘分蓋盡繼
會如初五代史司天考
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
使藝文之七布算積分上
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
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
五星皆會乎子謂之上元
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
說始詳見于世其源所自
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
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通義趙氏慎曰以建
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自冬至若建寅為正者則以子且為朔
章圖木氏曰此章專言論性之法凡論性者當以發見自然之理言蓋情則顯者而易知

簡驪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
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
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
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林今序中
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
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
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
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
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
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

性則蘊與而難見順而言則可反而對之則不可如孟子論性則是智告子論性則是不智行
水兩字正對言性兩字
○公行子有蒙引云右師官名也戰國時趙國有左師觸龍可証直解云有進右師
使就己之位而與之言者
有自已往就右師之位而
與之言者蒙引云謂右
師方入門而未就位便有
進之而與之言者進之謂以
色迎而招之前也集註公
行子大全饒氏曰行字
當音杭詩云殊異乎公行
是主班行之官以官為氏
○人物考云公行子齊大夫
夫又云王驩字子敖齊
右師也為宣王之嬖臣圖
子不與脉云孟子不與
言兼不進與不就一項要
見子孟子自重不隨喪媚悅
王驩意孟子聞之脉云

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
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
不忘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也此仁禮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
登反此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
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
也此物奚宜至哉謂強暴不順理也物

位是本身站立之位階是朝廷叙列班次位在階之中也○蒙引云異怪也不

可謂異於禮也周禮凡有周禮者官宗伯職

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

池其禁令序其事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稱諸

侯者全

圖朱都陽曰此章見聖賢待小人之道

○孟子曰君子脈云君子即希聖之君子異於人暗

會可法可傳意○文林貫上曰云君子作聖人者異是

卓然高出於人的意存是存存不忘意仁以愛言禮以敬言仁者愛人蒙引云以仁存心以禮存

心此仁禮以心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之見於外者要說得不相侵

犯感入者集註此仁禮之驗大全陳新安曰我感而入應

可驗我之得入不應可驗我之

失驗字已含下文必不仁必無禮之意矣

有人於此脈云有人於此此字正指愛敬之施說言有

入焉乃我素所愛敬者云○大全陳新安曰橫逆者愛敬之反集註橫逆謂強了大全輔氏曰強暴

橫也不順理逆也其自反而文林貫自云忠是誠心愛敬的意思○大全陳新安曰忠非出於

仁禮之外仁禮無二毫之

不盡其心即忠也○千百

年眼云忠是仁禮之極盡

處愛敬有分毫未懇到便

是未忠非有知于仁禮

事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

也也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已之謂

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

盡其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

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

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

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

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

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鄉人

鄉里之常人也

○禹稷當平世二過其

故無後憂

○

○

○

有善言曰書美生

孟子四

禮記

逆之未化。徐若泉曰稱

舜者。舜有警賤有象舜施

仁禮處全。不得應又在象

庭之間此所遭橫逆之大

者。舜只蒸蒸入而已。絕不

曾嘗賤與象。所以加我

者何如。此真是存存之學

是仁禮到極純處矣。御○

大全朱子曰。古聖人多矣。

獨言舜為法於天下。何也

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因

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見

人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

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

於此可見焉。故特舉舜而

言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

乎天則而已。○文林貫百云。由字作尚字。看○又云。是指為御人說。集註不尚二字不可淺看。心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存疑云。注君子存心不苟是解。君子有終身之憂。故無後患。是解無一朝之患。存疑二十八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專言及身

脩省之學。

○禹稷當平。文林貫百云。平世是治平有道之世。○通義金氏曰。過不聲經過也。禹娶塗山。四日而復往治水。其後啓呱呱而泣。不為留。行則尋常經過。其門不入。可知矣。○又曰。洪水未平。穆民阻飢。亦一亂也。而謂之平世。以堯舜在上。禹稷見用也。

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前篇。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孟子

曰。禹稷顏面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

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

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

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禹

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

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

能憂禹稷。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

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

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

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此章言聖賢

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

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

亂世。謂周室衰替。列國兵

爭諸侯。大夫皆僭其上。而

孔顏不見用也。或者不知

但言平世。則聖賢隱。如此

則世亂。其誰救之。蓋世之

治亂在聖賢。用舍使春

秋之時。能用孔顏。則不為

亂世矣。孔顏不見用於世

亦須量爾緩急若只是泛
 泛底水未便候國復都過
 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
 之患甚急有傾國覆都君
 父危急之災也只得奔君
 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
 亦不妨也○大全陳新安
 曰賢用世而憂民之憂集
 事見前篇滕文公上篇
 云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
 三過其門而不入顏子當
 亂文林貫百云亂世是
 春秋離亂的世界○近思
 錄伊川曰如三過其門
 不入在禹稷之世為君若
 躬履卷則非中也居陋巷
 在顏子時為中若三過其門則非中也○大全陳新安曰賢其避世而樂已樂孟子曰禹集註聖賢
 之心大全輔氏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心則以其所有言是也救民者修己之驗修己者救民
 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道有是本則有是驗禹思天下揚明云兩思字就禹稷心上看溺指洪水未

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
 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
 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
 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
 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
 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
 也孟子曰禹集註聖賢

平○通義金氏曰由與猶同已見上章然此章由字只作自字訓亦可蓋禹作司空職在治水而天
 下有溺者是由我有以致其溺也非為后稷職教稼穡而天下有飢者是由我有以致其飢也聖言皆
 在我故急急救之禹稷顏子微言衰凡曰此章以推尊顏子以陋巷之匹夫與名世之君相同
 道最有補于世道人心德
 顏子之地大全陳新
 安曰禹稷有官守故曰任
 顏子居陋巷故曰地今有
 同室趙岐曰纓冠者冠
 纓貫頭也○文林貫百云
 纓冠是不暇結纓戴冠纓
 鄰有闔趙岐云鄰鄰同
 鄉也○文林貫百云鄉鄰
 是情之疎者燃犀解云
 鄉里此鄰其情疎矣○通
 義金氏曰同室闔事關一
 家己之責也鄉隣闔事在
 他人非己之責則非惟職
 不當救執亦不能救也使
 其勢所及則亦救之矣但

也從身自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
 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
 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夫
 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相
 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
 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
 行之則生以人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大妻

被髮纓冠以急救其勢之
所不及則或爾雖閉戶可
也雖字可字當看謂非心
所不欲救蓋執所不可行
也此章言聖人大全
輔氏曰集註章旨所謂聖
賢之心無不同一本也事
則所遺或異萬殊也然處
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
同者所謂萬殊一本吾道
一以貫之也前聖後聖
離婁上篇曰先聖後聖其
揆一也此章言
圖未都陽曰此章聖賢出
處之道

○公都子曰人物考云

匡章齊人妻見呂氏春秋戰國策博亦奇好山堂四考云博塞之戲人多謂之賭博誤矣蓋博乃
樞蒲戲名云○博物志云樞蒲戲老子入朝作云○又云堯造棋以教子用木或云舜以子商均愚
故作圍棋以教之○說周武帝始造象棋○揚明云博局戲奕圍棋從耳目之蒙引云從耳目之

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
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
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
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
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
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
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
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
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
之心矣揚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
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欲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則其身為下流不肖而辱及其親矣夫章子子大全辨饒參曰章子得
罪於父與其他得罪不同章子但不合責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先說子父責善是言
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責善明其言天性之恩大全百孝經云父之道天也天章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
曰修我牆屋我將及寇退曾子及左右
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
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及殆於不可沈猶
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
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

子豈脉云若是指出妻
屏子言罪之大者指安身
受養言以責善之故而得
罪子父以得罪之故而深
責也己章子之為人只此
而已矣豈他大不孝之事
耶此所以不可絕是則章
子揚明云是絕承責善
自責之意而已矣見此外
無不好之事子有子
蒙引云子有子母之屬
此子謂匡章之子此母即
匡章之妻○王觀清翼
註云母即是章子之妻以
其子視之則母也○大全
陳新安曰此屬字即夫屬

○武城

家屬之屬本文絕未妻子
母而...集註分說故以配
字對屬字聖賢至公上大
全陳新安曰不狗象見至
公也不認與絕至仁也百
章聖賢容物之仁

○曾子居武...蒙引曰無
寓入於我室此語其守舍
之人也寇退則曰修我牆
屋亦即語其守舍之人也
○揚明云新木乃室中所
看者○趙岐云新草樹木
○文林貫旨云新木居室
中的木○通義金氏曰曾
子書雜篇載一事與此相
類魯人攻費而責其罪曾子謂費君曰請出避姑無使狗來及吾宅也費君曰寡人之於先生厚矣
今寡人見攻而先生去之安能為先生守宅也曾子不答而出及曾子責費之罪者一而曾子所
陳者九曾子復修曾子之舍而後迎之○文林貫旨云是守指曾子遠難之心說曾沈猶揚明云

沈猶氏別是人非沈猶行也費鴞作亂者之名○直解首言子負不誤認鴞為新者按春秋魯費公庶
子臧乃負鴞之兄宣公卒殺其太子自立魯註沈猶行第一人物備考二十二云沈猶行大山人一
日南武城人云○通義金氏曰沈猶行魯人蓋魯舊有沈猶氏也○揚明云猶行亦曾子門人曾子
師也○文林貫旨云師是
分之尊的父兄是形其分
之尊臣是分之卑的
或死難大全轉氏曰雖無
死難之事然寇至不去有
死難之理石第三一章
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
實師臣子去就不同之義
○儲子曰王蒙引云瞞
竊視也是公以窺其燕居
獨處之時動靜語默之間
果與常人不同乎若其容
貌則王必已見之矣○大
全陳新安曰孟子因有以
見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
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

魯邑名。蓋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
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
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
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
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
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實
師不與
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

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以不夫之
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

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

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

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
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
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
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
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
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

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

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

亦與入同耳。集註謂聖人亦人且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其與入同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齊人所以與人同者。非祖形體之同。其性善本與入不異。惟聖人能盡其性。常人每泯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絕耳。齊人與入同之說。與人肯可以為齊人之說。實相表裏。但此意包涵而未盡。使諸君再問難字。必傾倒盡發之矣。集註儲子齊人。上人物備考二十二云。儲子齊人。又云。國名。紀齊大夫有儲子云。通義金氏曰。儲子見後篇。又戰國策云。燕亂儲子謂齊王因而止之。遂伐燕。附說云。太極真君帝有儲子云。子何曾有附妻。百樓那得許多難。當時自有周天子何。

齊人有二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必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

紀齊大夫有儲子云。通義金氏曰。儲子見後篇。又戰國策云。燕亂儲子謂齊王因而止之。遂伐燕。附說云。太極真君帝有儲子云。子何曾有附妻。百樓那得許多難。當時自有周天子何。

必得說說齊人。之東郭。揚明云。東郭。郭外。又云。此指乞墻。其妻歸告。揚明云。先其妾曰。良人有與爾所仰望。其自立而托以終身者也。通義章首當有。通義宜城張氏曰。集註章首當有。字。曰。字。闕文也。今按齊人有妻妾而處室以下。孟子所述之事也。由君子觀之。以下。孟子斷之。之辭也。疑孟子曰。字。當置之於斷辭之首。亦猶論語言微。其子比子。而以孔子曰。斷之也。通考長民程曰。因。儲子有。夫子之語。遂發。謂良人。良人。小人。陰為。陽。揆。則。可。謂。君子。言。行。如。一。何。謂。之。有。也。是。一。章。非。關。入。也。鈔。固。君子。觀。通義金氏曰。所以二字。指其求乞之態。與乞墻何異。乞墻。小乞丐。求。富貴。利。意者。太乞丐。其態。度。所。可。羞者。一也。○脉云。所以求。三字。極。重。包。多。少。醜。態。在。○衍。明。云。求。字。可。見。○通。

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逸。又音異。墻音。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家也。顧。望也。訕。怨罵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

錢氏曰其妻此布矣
作一句也字讀○大全張
南軒曰孟子在齊適見
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
者無異故載之歸妻者
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所
以得之者可賤也妻知其
其可賤而已不知為欲所
蔽故曰
圖朱歐陽曰此章即貪求
富貴驕矜之態而為傲戒
之辭

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
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
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必矣
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
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良以
求之而以驕人於自
且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四終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言舜盡事親之道次一章言唐虞三代禪讓之道後三章言聖賢出處

二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
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
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
蒼然則稱蒼天○揚明云
怨悲怨慕思慕○大全陳
新安曰怨慕二字真得舜
之心亦包益一章之意怨
非怨親怨己之不得乎親
也慕則念念不忘而思其
親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
憂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
父母以下言慕也
覆閔下蒙引云旻閔也
於天而求其閔下者必自
覆囑上言此解義之法
也○又云仁覆閔下謂之
旻天此不知何所本詳考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
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往于田耕歷
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
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
篇怨慕怨己之不
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
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

之覆疇也。閔憫恤也。謂仁以覆閔乎下也。此以天之情言事見虞書。大全云。書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萬章曰。父。圖解云。言親愛于子。喜親而不忘其愛。親不愛子。即施以撻楚。而子不怨其親。是非爾所。圖解云。是字指號泣句。言舜之深心非常情。可憫也。揚明云。孝子指舜說。文林貫旨云。何哉。是不知得罪之故。通義金氏曰。恕無情之貌。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此四句。即是恕也。蓋長息之意。正謂舜往于田。竭力以共子職。足矣。而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此意。則吾不知。蓋謂何必如此號泣也。孟子推公明高答之之意。則謂孝子之心。却不如此。忽然曰。我但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至若父母之不愛於我何哉。蓋自謂無罪而不復憂也。

此所謂恕也。若孝子之心。則不若是。故下文推舜之為心。舉天下之可樂者。不足以為樂。而惟以遂得於父母之心為憂。此所以號泣怨慕也。揚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夫自知不足。則何敢若是。恕也。此段集註。恐於辭意有所未盡。試以自思之。非惟而已矣。何哉。文意不凝。而前後章。自照應明白。徐錯曰。字書無恕字。孟子本作忿。東嘉史氏曰。以小弁。小人之詩。章所謂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亦不孝也。之意。觀之。則金氏釋恕字之義。不為無徵。姑備一說。章

集註。公明。人物備考。公明。高。南。武。城。人。自責。蒙引。本註。自責。子。即。怨。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官。牛。羊。為。養。上。文。言。舜。怨。慕。之。實。看。來。不。是。此。是。進。一。步。謂。舜。之。怨。慕。豈。惟。號。泣。於。往。田。之。際。哉。帝。使。云。云。蓋。雖。至。此。等。可。樂。之。地。宜。若。可。

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

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

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

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忍。苦。八。及。共。平聲。○長息。公明。

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以。父母。亦。書。辭。言。呼。呼。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

我愛於我何哉。此四句。即是恕也。蓋長息之意。正謂舜往于田。竭力以共子職。足矣。而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此意。則吾不知。蓋謂何必如此號泣也。孟子推公明高答之之意。則謂孝子之心。却不如此。忽然曰。我但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至若父母之不愛於我何哉。蓋自謂無罪而不復憂也。

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官牛羊。

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

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堯也。史記云。

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

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

以自適而亦未嘗不怨慕也。○通義吳氏程曰。下章所稱臣庶。即指此百官而言。○李貞菴達說云。窮人則無妻子之可奉。無人心之可依。無富貴之可樂。與上正相反。集註史記云。二

大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二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大全朱子曰。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入者。於此為尤切。○微言徐儆曰。臣氏春秋堯子有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夫堯子有十。則九男事之中。無丹朱矣。○大全趙氏惠曰。九男獨丹朱。以胤嗣。聞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所居成聚。大全曰。廣雅云。聚。居也。音慈喻。及漢書音義云。小於鄉曰聚。二年成邑。通考趙氏惠曰。聚謂村落。周禮

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西邑為丘。四丘為縣。四縣為都。大晉相視也。蔡虛齋曰。晉相視也。分明與舜共視天下。遷則盡轉而付之。天下之士。圖解云。悅即就字。惟悅故就也。人少則流若移孝為忠。又當別論。五十而慕。即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衍明云。不得君。何正形容其慕君之心也。○圖解云。太孝非常。之孝。勿指舜終身不失。少時之慕。○文林貫曰。終身。是自少至老。集註常人有遷。大全曰。釋人始至熱中。惟聖人心也。大全曰。釋終身慕父母。楚詞戰國。大全曰。楚辭九歌小司命篇。悠長劍兮擁幼艾。其孫獨宜兮為民正。○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牟過趙。云云。王曰。即中不

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正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天下之士悅之。人之迫切之。甚也。

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

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太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執中。躁急心熱也。言

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矣。處於王之國而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器。先主不血食而王不以子工乃與幼艾。○通義金氏曰艾一說白也。一說半白也。如夜未艾謂少年左半也。戰國策高誘註幼艾義女熱中躁急。袁々九曰熱中只是胸中鬱煩不敢自安之意。不可言躁急。第一章章圖通義朱都陽曰此章贊義聖人之存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申怨字之義。人少則慕父母以下申慕字之義。

○萬章問曰揚明云斯言指詩言舜宜能益吾寡之道。對父母之蒙引云弟欲殺之尚且不怨豈有仇怨父母之理以對父母本為見對於父母也。○以對父母非子怨父母也。如告則不果娶亦徒為父母所從怨耳。○大全許東陽曰對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為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難怨父母之心。舜固非對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處。○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與。曰鼓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丕格姦。○章圖曰嚚音銀。口不道忠信之言也。萬章曰

舜曰微言季彭山曰帝之妻。舜而不告是諒舜之心與。諒之勢故為是委曲調停之意。未必以官府之法治之也。○告焉則不得妻。口氣甚緊言警賤之不可告。就是帝堯亦曉得。○黃葵峯紀聞曰娶妻如之何告則不得娶非必沮止之乃不得娶也。聖賢事親至孝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凡意念之微即承順不敢少違。如木王欲傳季歷及曾迹未露有形象。木伯即順父母而逝。當時瞽瞍雖進於我不至於姦然性

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對直類及。○詩齊國風南山之

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雙言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雙言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

頑嚚素惡大舜安保其心
遂天日無痕耶設若以娶
告之雖帝堯之命不敢沮
止然或其中心默有不悅
意稍未然則舜定不得娶
則廢大倫及致其不悅是
徒取對于父母矣如此則
不如不告之為愈此正聖
人之制行不拘處程
子曰堯通義金仁山曰
集註引程子曰是補孟子
未備之意○大全輔氏曰
謂以君命治之不容瞽瞍
之不聽也官府治民之私
或有理法當然而牽於私
不肯然者則官可以治之
必使之然也萬章曰父
指階與出字相對指如指館之指謂下階去也完廩言下去而瞽瞍從而掩之蓋舜之事親小杖則
受大杖則走故完廩浚井隨自指出而瞽瞍不知焚之掩之則無及矣蓋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
父母于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怵倪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子治不
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
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六反怵音尼與
平聲○完治也指去也階梯也揜蓋
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

今河中府有舜井二井相通謂是隱居旁出者此容有之真宗皇帝名之曰舜感泉云○大全程子
曰萬章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擊舜於畝畝之中豈容
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樓乎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微言曰問舜入井以乳出空同曰
既入井顧安所得乳哉曰
若其舜何由出曰神為之
也漢高祖大風破圍宋康王
泥馬渡河真天子怪異多
矣况舜哉此等處不可知
亦不可窮程為匿空大
全曰匿空隱匿之孔穴也
舜所居三見前註于
盾也戈上大全曰周禮掌
五兵五楯鄭云五楯于管
之屬禮圖云今之三鋒戟
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
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
也張瑄弓也章圖云瑄趙
註作彫詩作效並與薄同
書也天子名通鑑

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
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
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
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
為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
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
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
殺舜為已功也于盾也戈戟也琴舜
所彈五弦琴也張瑄弓也象欲以舜
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
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
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
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
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

南風之詩瑤弓漆亦弓尚

書形弓是也愈厚圖史合

改云倉取以儲粟廩所以

藏采營陶思之一微言孫

氏奕曰營陶謂象思之甚

而氣不伸猶陶瓦處煙氣

營而不散也人情天理一

通義念氏曰王文憲曰人

情天理於是為至此語最

精切學者所宜反覆深思

不可草草領更過曰然則

子產傳曰

故君子

可上大全許東陽曰魚入

水有悠然而逝之理第有

思兒營陶之理故子產與

舜皆信之舜之愛象自天性

况象又以愛兒之道來感之乎

圖解云誠字別看信喜二字連

周

用齊主意云子產喜魚之得

所者見魚不見象也舜喜象之

愛我者見象不見殺也若

天理之常一大全新安陳氏曰

不失天理之常則終可以回入

倫之變矣夫不殺象底象之餘

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

象素憎舜不至其官故

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

臣庶也子言舜非不知其

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

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

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

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

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

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曰

然則舜偽喜者與曰

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

產子產使校

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及命

曰始舍之圍

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

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

以非其道彼以愛兒之道來

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效畜許

六反校人王池沼小吏也

圍圍困而未得之貌洋洋則

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

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

終變也哉石第一章章圖朱氏曰此章見聖人善處人倫之變

○萬章問曰豚云放字

意亦重在親愛其象上不

專弁以封為放之疑云云

萬章曰舜一蒙引曰殺三

苗雖無書不同書三

苗雖此解曰誅也書傳曰

極則拘囚困苦之放鼠隨

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

○宋太祖曰堯舜之世四

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

法網之密耶然則曰誅蓋

子之雄才所夏耶○楚詞

天問第十四條註曰舜之

四罪皆不嘗殺也。程子遺書云：極死猶言敗死耳。蓋聖人用刑之寬例如此。非獨於縣為然也。以此証之，則縣之極三苗之殺其疑可斷。○書經舜曲蔡氏註云：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大全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怨亦不藏之。雖有死亦不留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不欲富之是也。集註：共工官名。四書徵云：少暉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康服，誣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窮奇即共工也。驩兜人名，傲云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暈不友，是為比周。天下之民謂之頑嚚，頑嚚即驩兜也。三苗國名，徵云：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貪于貨財，侵欲虐眾，後不可盈，厭眾，積實不

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賈，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饕餮即三苗也。負固不服，章圖云：負固謂特險為亂者也。縣禹父名，啟云：縣字，應顛項五代孫也。夏禹之父，在堯封於崇，謂之崇，伯牙命祀於大，全新安倪氏曰：方命圮族，見書堯典，堯命者，道也。命而不行也。兇敗族類，言與眾不和。傷人害物也。圖列崇山，通義具氏程曰：幽州書作洲，註謂水中可居處。或曰：幽州比裔之地，即舜分冀地，所立處崇山，南裔之山。今在灑列路，慈利列三危，西裔之地，在沙列路，燉煌縣有三峯，其峻，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寧列胸山縣。或曰：今道一，大全曰：漢書顏師古註云：有庫在零陵，今鼻亭是也。○通義金仁山曰：說者多云：嘗至其地，益寂寞絕遠之處，非放流不在此也。按古今地氣盛衰不同，又古者萬國各世

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用，以非其道謂誑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入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一誅之。孟子曰：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入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

其地帝舜欲封其躬無由
奪人近地以處之亦視九
州間田以封之爾雜書言
舜葬蒼梧象為之耕今舜
陵固亦在道州九疑也又
安知南巡蒼梧非以政接
有庫之真歟雖然彼常
蒙引云此又一轉語言舜
之封象時使吏治其國而
納實貢稅則既不失吾親
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
庫之民矣然舜之意猶有
在也云云○脉云諸侯朝
貢天子有常期天子接見
諸侯有常政若必如列侯
朝例及期以政事來見則
踈矣故云不及那朝貢之期不以那述職之政而時時接見有庫之君此正欲常常而見正源源而
來之謂也未見舜且不敏以諸侯之例然待象又豈忍以四罪之刑繫處之此節重不得有為一句
○文林貫百云這政字即符朝貢諸侯的政事○燃屋云此之謂也指常常而見之下一句說○通鑑

親愛之乎 庫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
驩二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
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
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
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
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
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
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
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
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
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

朱氏曰篇首及此章皆以順處其變著意之不得乎親而然慕者孝之至弟至不仁而誠信者之稱
友之至此其不矣乎常者也野之有庫而實貢之常道之中雖有權而均之不失天理之常也吾友
標公現之言曰大舜之於象也誠信喜之則聖人自然之天所以蓋其愛之心也封之有庫則聖
人處事之法所以全
其愛之之道也舜之
處象者如此而周公
之處管蔡者不同其
說則先儒之論備矣

蓋古書之山大全陳
新安曰以此之謂也四字
觀之知其為古書之辭音
聖人不仁大全朱子曰封
之有庫實貢之是不以公
義廢私恩所以為仁之至
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
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
義所以為義之盡○禮記
郊特牲篇云仁之至義之
盡也○章圖通義

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雖然欲常常而
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
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
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
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
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
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
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不及
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
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
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

朱氏曰此章見聖人善處
人倫之變惟其能盡禮處之
之道是以能令變之之心

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
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
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
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

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
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
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
有感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皆發及
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

齊東野人一蒙引云齊東

野人之語也此一句只是
斥其非君子之言耳不必
以為實然也○圖解云齊
國東鄙人無知也言齊者
咸丘蒙亦齊人也民無二
王一存疑云言堯老而舜
攝天子之事堯在時舜未
嘗為天子也堯何由北面
而朝之此固見其無臣堯
之事也引堯典以孔子之
言斷無二天子則舜未嘗
與堯並為天子也堯何由
北面而朝之又見其無臣
堯之理也故動徂落畿內
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

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

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

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

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

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

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

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

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子孟

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
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

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

之民過密八音則堯分明
是個天子在那裏死而天
下為之服三年喪也。程舜
既為天子矣堯死而又率
天下諸侯為堯服三年喪
豈不是二天子蓋堯坐定
是一個堯又是一個也
豈有是理則堯在時舜未
嘗為天子也堯何由北面
而朝之程註咸丘蒙孟
人物考曰咸丘蒙齊之隱
士學於孟子語者古語
圖解云諸俗語非真古語
黃葵峯紀聞曰此語云
之語與不識此語及齊東
野人之語三語相美語云
二字自感德之士至殺及乎昏其語也註謂之古語者蓋從前有語相傳也言人倫蒙引曰言人
倫則父子君臣皆人倫也人死則魂通義程氏復心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
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外下體漸冷所謂魄降魂歸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但見魂

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
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
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
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現
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
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但升也
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
謂死為徂落。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
石絲竹匏土革。咸丘蒙曰舜之不臣
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

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八音金石
墳也。革鼓也。木祝也。故也。大
土之濱便是海矣。○脉云非是之謂是字指子臣其以說此字指所勞之事。○大金華氏曰以文害
辭是泥一字之文而害下
句之辭也以辭害意是泥
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
之意也。意是已意志是詩
人之志以我之意迎取詩
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集
註何為獨使。通義程氏
復心曰無才者多逸有才
者多勞以其能任事也。
言凡為王臣皆當任王事
何獨以我為賢而勞之乎
子獨立之。一章圖云一說
詩傳曰無右脅貌言無半
身之遺也。孝子之至。脉
云孝子之至四句泛言為
天子父四句方就舜言。○

新安倪氏曰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篳也匏笙竽也土
蒙引云率土之濱率循也循環也循土之濱是環海之內也
○大金華氏曰以文害
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
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
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
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
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
無遺民也不以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
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

大全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一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大全輔慶源曰七既言讀詩之法以破直蒙之感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雖無使父朝已之理夫舜既為天子則嘗饗實為天子之父備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為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詠歎之以謂知舜者歿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蒙引云此引下武之詩以咏嘆其尊親養親之至也○文林貫曰云永是長念思是不忘的意思此之謂指尊養之至而可為天下法○通義金氏曰此段言尊親也書曰祇載見鼓鼗

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孝子之至。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胡重審曰如成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待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載見鼓鼗饗實果此舜之盛德處設饗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尊及其子也○大全張南軒曰古之君有使於臣以成德者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父之道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自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爾也○第四章章圖朱氏曰此章明人倫之定序子無使父之理臣無使君之義

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鼓鼗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書曰祇載見鼓鼗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祇載見鼓鼗饗實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

于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

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

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

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

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

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

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萬章曰堯

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然則

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

而孟子

曰天子能

圖解云堯舉也主禮受說○知新日錄黃葵峯曰君進也非如今之秦疏舉君之也蓋

○萬章曰堯杜靜臺筆
記云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是一意綱領下皆發明此句○然則舜有微言徐
岩泉曰堯曰咨爾舜天之
歷數在爾躬孟子天與之
說蓋有自來○蒙引云嘗
觀之子嘗嘗受燕國於子
之矣然非天之所與國終
非其有也王莽嘗盜漢家之天下矣然非天之所與天下者終非其有也然則舜之有天下也非天
與之乎曰否天不揚明云行休於身事藉於民○直解云身之所行而後行見諸事為所做事云

天子所理之事皆天之事也進之便分在天事便是若之於天也諸侯所理皆天子所命之事也亦
夫所理皆諸侯所命之事也進其人便分在天子諸侯所命之事便是若之於天子諸侯也暴亦如
今之榜諭彰暴之也只是進之民上便治民事便是暴之也○君之於天不祖使之主察此舉其天

者為言也使之主事正是
暴之於民也○大金輔氏
曰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
言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

為禮也舜相堯二十八
載固天也至於朝覲訟獄
詠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

以天統人以人證天天與
人一也曰使之主圖解

云如類于上帝禮于木宗
切于山川徧於羣神之類

即荐之於天意百神享之
圖解云如七政以齊便

見天神格山川以奠便見
地祇順○通義許白雲曰
在祭有祗有報風雨以時

答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
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反○萬
章問也諄諄詳諄之貌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

示之而已矣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曰以行與事示

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

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

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

侯

侯

年數順成氣不苛於民無
天折則是神享其祭而其
應如此天下諸侯揚明
云朝覲人臣見君之通稱
○蒙引云周禮特見曰覲
○圖解云赴愬曰訟成刑
曰獄○衍明云短聲曰訟
長聲為歌○通義吳氏程
曰位焉句下而字上必有
關文言不然之意○刻按
而當讀作如古字通用與
望道而未見之而同則不
費辭而意自明白集註南
河在冀山大全新安倪氏
曰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
故謂之南河天誓曰天
大全陳新安曰大書作秦皇詢謀曰大聰明自我民聰明秦誓之言蓋本於此天既無民之形体故
其視所皆從於民民之所歸即天之所命也○又林貫自云大誓是周書篇名○又云此之謂指朝
觀訟獄訟歌者言○揚明云此之謂指民心成歸可以驗天與來○大全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動無

非天也其相授受之際豈有我之所得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則是
私心之所為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於天下而薦之天耳而舜之有天下者天實為之堯豈能加
毫末於此哉舜之相堯歷年如是之久其薦於天暴於民者如是其著此乃天也堯明舜舉天下而
服堯之喪堯之喪既除舜
避堯之二於南河之南不
敢以己為天子而聽天所
命也胡說訟獄訟歌者皆
相率而歸有不吝舍焉天
然後歸而踐位而從於
天人之際蓋如此然則舜
亦豈能加毫末於此哉况
此章則聖人所謂先天而
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
殆可得而究矣石齋五章
章圖朱鄱陽曰此章明天位
禪受之意

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
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
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
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
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
舜之行與事而示之曰敢問薦之於天
之以及與之之意也

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
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
與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人治去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
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
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
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

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

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

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大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

萬章問曰

○萬章問曰上脉云至太字根堯舜傳賢盛德來否言無是事不然則謂此言非也○韓文十一對禹問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注赫曰大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一也○微言徐敏敦曰方山先生有言堯舜之禪受堯舜之愛其子也湯武之放伐湯武之舍其身也後世有聖祖宗之天下俛焉授

不肖之子使不旋踵而為天下大僂若秦政隋文之類者此謂愛其子哉○蘇頌讀曰聖人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為異也堯舜之傳賢不得已而然也使宋均僅曰守天下而堯言傳之舜舜言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言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有於禹天下故也○人物備考帝啓伯禹之子也初伯禹之治水也娶於塗山生啓

城箕山直解云陽城箕山之陰都是地名在今河南嵩山下○通義金仁山曰漢志潁川郡陽城縣有陽城山唐陽城屬河南郡宋為登封縣歐陽志謂陽城山即禹避舜子處箕山亦在登封縣西朱之不

人物備考二十三云堯娶散官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不肖云云益之相禹甲第三益之相未久其舜

亦在登封縣西朱之不

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二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二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

禹之久遠，實之為而。明云莫之為人，其能營度也。大以莫定言莫之致人，其能招採也。命以莫受言。○文林貫旨云：天以主宰之原說，命以稟受之初言。○大令北溪陳氏曰：大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為以微事言，微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存內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乃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如用言。蓋以理言。蒙引云：大註以理言，謂之天，目人言之謂之命。如此解，有蓋為之者，天也。受之者，人也。故以理言謂之天，以人言謂之命，以為屬天以至屬人。匹夫而有。蒙引云：此條謂伊尼不有天下者，天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者，孰非天乎。故註云：孟子曰：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其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及周公之

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蓋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揚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

不有天下。一段文不過明繼世以有天下。一條故只云兩條。通鑑金氏曰：一條言龜之例，而舜禹之有天下者，其常也。伊尼之不有天下，其變也。一條言龜之子之例，則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其常也。桀紂之為天下所廢，則變也。繼世而有。衍明云：繼世以有天下，三句不是。明啓有天下，只是明益不有天下。○楊明云：父子相傳，且繼世，是葉即奪其位，湯崩太丁。○人物備考二十。三云：帝王世紀云：湯生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曰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為帝仲壬。帝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存疑云：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說，當從程子。蒙引說是。○仁山金氏亦從程氏之說。○微言程竹山曰：程氏謂湯崩時，外丙

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

左二歲仲壬方四歲今按史記湯壽一百歲而崩豈有八年九十餘而猶生子乎且仲壬為兄外丙為弟何以先弟而後言兄若謂古人以歲為年則卿人長於伯兄一歲孟子亦以歲言矣當從趙說為長袁介凡說同于此○覺路張受先曰外丙二年諸家多宗趙註據書王相桐宮居憂文以為居湯之憂若外丙仲壬實立六年太甲安得居成湯之憂乎經傳無誓嗣疑可也○脉云顛覆句輕重在悔過一段典刑即仁義放之亦不是明言放逐但借諒陰處為詞耳必于桐者欲其顧湯墓而興思也必三年者以有三年喪也怨是怨已往是治方來仁義說得廣勿分存心處事下三年連下句讀云云○文林貫旨云二年是終諒陰之制○又云復歸自伊尹迎之說○左傳穀公二十六經云衛侯復歸

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天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

干衛社預註復其位曰復歸程子曰微庵程氏也事見書經大全伊訓小註說程伊川也見綱鑑註補湯墓西書微云孔安國曰桐湯葬地晉大康地記云戶鄉南有葛坂東有桐城太甲所放處也○周公之不

雖有舜禹之德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相皆去聲艾音又○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

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論其理如此耳○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又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宋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之乎是其說也奈何聞之師曰聖人

雖有舜禹之德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相皆去聲艾音又○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

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避去也。其心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耳。論者細於利害權謀之計。而忘意聖賢之心。蓋以曹操不許官釋天下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其宜。其以為不當去。征而避。朱均。以曹不屢表陳遜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恥也。孔子曰。唐虞禪夏。殷周南軒曰。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徐岩泉曰。義者時宜也。二說合規可。楊明云。義者無私而奉天。以合宜。集註。禮也。通義。吳氏程曰。禮授也。或作受。誤。一說讓也。諸讓並同。石第。六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天在繼禪不同之故。

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十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

以不有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

與賢則與賢。天與之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而子而已矣。○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

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姐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擊罵于駟。弗視

○萬章問曰。○象引云。割烹兼宰。割。調也。厨人之事。○為有莘氏。通義。金仁山曰。從嫁。媵。妾皆謂之。勝左氏以媵。蔡穆姬是也。湯娶有莘氏之女。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此附會之說。所出起也。有莘氏字。或作莘。蓋戰國時。通義。金氏曰。戰國之時。去聖人之世。漸遠。簡冊之書。非國家不能。有傳誦者。少。故。時好進。于時之人。倡為伊尹負鼎。伊尼。主。滄環之說。

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擊罵于駟。弗視

以於其在己，履身之體，而
 濟其富貴利達之私，故聖
 罔聖賢以自文。此古今時
 俗之通患也。孟子曰否？
 象引云否？語熟不疾，則是
 明日不廷也。否如書經都
 俞咄咄之類，皆語辭也。○
 文林貫旨云：義以自然之
 宜，言道以當然之理。言○
 揚明云：義之極，言官之對
 之之例。○又云：馬必用繫，
 以云繫馬，華國名大
 全趙氏曰：今同列部陽縣
 ○通義具氏程曰：今亦路
 陳新安曰：詩如康衢之謠
 舜皋之歌之類，書如典三謨是也。必如此解此句，方實。○綱鑑大全五帝紀：堯紀云：帝遊于康衢，
 五童曰：帝，帝治天下，五十載，不知天下治與不治，億兆願戴已，與不願，問左右，不知問，
 在野，不知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我民，黃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

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

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華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天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

賢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

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三使往聘之。

高反。又尸驕反。○賢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

賢無欲自得之貌。

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馮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舜皋之歌，詳見于益稷篇。湯使人以一微言，夏九節曰：賢無欲自得之貌。○而曰：字皆推伊尹之意，而去非寔有是語。○揚明云：是字指畎畝說。○賢無欲自得之貌。○而曰：字皆推伊尹之意，而去非寔有是語。○揚其言則舉天下之物，果何足以累其心哉？○湯三使往。○文林貫旨曰：云三字見誠意。○講述云：幡然改政其初之賢，靈也。○天之生此，大全朱子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如事親當孝，事兄當敬，事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敬，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之事，及至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象引云：予將以斯道覺斯民，或兼堯舜君民說，看來亦不必

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民哉？

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天之

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

如此濬合如下文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云云何嘗要無說君在

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

其言一竟了凡曰全休明白曰知由迷入悟曰覺覺是知之起頭處註以事屬理屬覺大謬豈有理不明而可言知者亦為當然所

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

以然之別存疑云知字淺覺字深註曰悟其理之所以然即上達必由心悟

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

也說湯以言說論湯云云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

命下篇之詞也蔡註曰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

者若也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

保衡猶兩衡作典起也按予市而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聖人之行

衆引云聖人受指又云有匹箇或予當作四作遂近以未化而方此仕者言去不去以既化於吾國者言莫後也備并而為

二說云云○大全輔氏曰原色實由於極色不可以為未甚而已可極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本

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

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

不能正入而能正天下者也○大全輔氏曰或遠而去或近而不去所遭之時不同而在其身則同躬身不使其身汗辱於不義也身為萬事之本伊尹以割烹要湯則辱其身甚矣本既不正事無可為而謂尹為之乎

以一通義金仁山曰林氏所引已為明白子貢借子

求之者乃盛德之所致蓋異於人之所求孟子借萬章要湯之說以明伊尹之所要者乃樂堯舜之道所致蓋異乎人之所謂要文公以為林氏所引雖切然

前章不得而子之說意已相類蓋要孟子因成丘蒙父不得而子之說乃是承以不格也

子爾則所謂不得而子者異於北面有楚之說矣

猶前章所引大全陳

新安曰：美其受湯之語，而正之。語伊尹所以受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其質。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朱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五語脉相似，故集註引以為證。伊訓曰：天圖解云：天誅奉天命以誅。又云：朕我也，尹自謂也。○書經蔡氏註云：言造可及之豐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格，則始於毫都也。○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言，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在道，自亦以要君心矣。事苟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揄履也。○集註：天宮作鳴，通義吳氏程曰：牧宮，祭宮也。鳴條，見離婁下。右第章章高郵陽朱氏曰：此章聖賢出處去就之道。

或不去歸，斂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辰，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入若伊尹以割烹要湯，靡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溲溲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初無所揄履也。

初無所揄履也。○集註：天宮作鳴，通義吳氏程曰：牧宮，祭宮也。鳴條，見離婁下。右第章章高郵陽朱氏曰：此章聖賢出處去就之道。

集註：難疽，湯醫而代辭編五云：說苑孟子云：孔子於衛，去難疽，難疽姓名也。難疽聲相近，趙岐說：東坡曾考正之。○陳眉公十集云：孔子主難疽，趙岐以為難疽之醫，按說苑難疽人姓名，趙岐傳之誤。○人物考云：難疽，字音之難也。難，姓難，名。又名，集衛靈公之嬖臣。○大分新安倪氏曰：周禮，天官有瘍醫，瘍，瘡癰也。得人奄人，章圖云：奄，與闕同。於檢，反。亦平聲。奄人，字官門者，以無髮男子為之。○孔子曰：有微言王觀濤曰：前有命指醫齊之得，言後有命及以醫祿之得，不得言進，以禮審而後進也。退以義，當退，即退也。當退不退，是無義也。不當得而得，是無命。○大全朱子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剛決果斷。○集註：願，離由衛。○人物考云：願，離離下名，願，離。○子路之妻之

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伊訓：尚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王侍人瘠環有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反。瘠，七余反。○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王人也。癰疽，湯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於衛主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兄也。○顏濁鄒事又見臣氏春秋。彌子衛靈。人物考曰彌子名我衛之嬖大夫也。○彌子事見韓非子說難篇。孔子不悅。○豚云。不悅於魯。魯是不悅於魯。而適衛。又不悅於衛。而適宋。是時孔子當厄。句最重。見得在衛。猶平時也。乃在陳當厄之際。衛擇司城貞子之賢而主之。司城宋之官也。此時貞子為陳臣。故孔子適陳。主於其家。說主一臣字。見非釋。桓寺人之倫。只重貞子之賢。不重陳侯之賢。○文林貫旨云。不悅是不樂居其國。○又云。要是攔截意。○又云。微服是更換小衣。恐人認得。○衍明云。微服。往宋者。為道愛身也。濟變之權也。○貫旨云。此是難指。桓雖欲殺。言集註。桓司馬宋。通義金氏曰。桓雖事註論語子罕篇。同城貞子。上大全。饒氏曰。司馬司城皆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做天子。

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待人。瘖環是無義無命也。○雝如字。又音擊。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

禮有司馬司城。○通義金氏程曰。宋避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樂氏世居是官。號司城氏。此殆司城氏之仕於衛者。集註疑故為宋官。而適陳。不然。或自有其官。如曹之司城。疆亦未可知也。陳侯名周。人物備考二十三云。陳侯名周。一名越懷公。柳之子也。虞舜之後。嬖姓侯爵云云。○通義金氏曰。陳侯思陳潛公也。一作惠公者。非。蓋懷公之弟。潛公六年。孔子至陳。言聞觀近。圖解云。近臣在國中者也。所為主為遠方來者之主。也。遠臣自外來者。所主主于近臣家也。近臣賢則為賢者之主。觀客可知。主也。遠臣賢則其所主者亦賢。觀主可知。客也。所為主即遠臣也。所主即近臣也。○蒙引云。近臣為主者。遠臣主於人者也。○楊明云。為主是為遠人之主。所主是合於近臣之家。○章句圖朱氏曰。此章聖人

已得之不得。孔子不悅於魯。衛適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

交際之道

○萬章問曰：「楊明云：百里奚之妻也。養牲者畜羊之家。百里奚奚，通義金仁山曰：百里奚奚，名自盧適秦，於是秦有百里氏。」
存疑曰：是先王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即其事而斷之。○大全曰：左傳信公二年：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實公許之。且謂先伐虢，官之高諫不聽，遂起師。夏，百里奚克荀息帥虞師，伐虢滅下陽。○編邑：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高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改，遂不可取也。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官之奇以其族行。十一月，晉滅虢。館陶下陽，虞滅。○車也。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官之奇以其族行。十一月，晉滅虢。館陶下陽，虞滅。

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

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癩疽與待人瘠環

何以爲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萬章問曰

或曰百里奚晉嘗於秦養牲者五羊之

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

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奚虞之賢臣

夏百里奚克荀息帥虞師伐虢滅下陽編邑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高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改遂不可取也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官之奇以其族行十一月晉滅虢館陶下陽虞滅

公○官之奇事又見干國語○百里奚事又見漢應劭風俗通百里奚皆國上大全趙氏曰虞在

漢河東郡太陽縣號在漢河南即榮陽縣垂棘之地章圖云垂棘晉地屈地取生通義曰氏程曰

屈今在陽路吉州卿寧縣即其地知虞公之人物考曰虞公姬姓虞仲之後也周太王之子太伯

之弟仲雍即虞仲嗣太伯於句吳太伯無子故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於虞城以爲虞仲後云云○又云秦繆公名任好宣公子

成公弟也○覺路陸寔府曰中原之國可有爲者莫如晉晉虞仇也不可以入

可與晉敵者莫如秦故奚去虞入秦三置晉君乃是爲虞報仇與子房始終爲

韓故事同○文選五十三李蕭遠運命論云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

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通義許氏曰後語六友

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

號皆國名垂棘之壁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官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

四智一賢比肩反覆明矣之事然各有序第一總言去
 虞久秦之知第二第三詳
 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
 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
 賢為下節張本第六專以
 上文之賢證自衛之言之
 意前後皆是彷彿言之以
 第五節為要然不智則不
 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
 足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
 之讀之但見其文之妙而
 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註成其君人全陳新安曰
 成其君成就其君之功業
 也古之聖賢一運義金仁
 山曰古者民受田士受祿故士大夫去國失官即無祿而賢者去國又不屑於去祿則鄙賤之役亦
 或為之以自養也如百里奚食牛之事是也但謂之借此以要秦穆公則不可爾莊周曰百上大全
 曰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

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
 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
 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
 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
 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
 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

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通義金氏曰莊周好詆毀聖賢之徒尚有爵祿不入於心
 之說則百里奚蓋安於貧賤而不願乎其外者穆公自舉而相之爾王公之意曰言爵祿無心者無如
 莊周言去就有義無如孟子○蒙引云集註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
 而與之政此二句是莊子
 全文亦可謂知百里奚矣
 此一句是說莊子知奚○
 又云魯公秉心寒淵而驟
 牝三千文王視民如傷而
 應鹿攸伏百里奚爵祿不
 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其
 理一也

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
 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
 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
 于王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
 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
 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
 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
 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
 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
 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
 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
 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
 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

萬章章句 凡九章

通考勿制能氏曰內六章
因上篇言聖賢出處多及
進退辭受之義內一章言
封建井田一章言取友之
道孟子曰伯衍明云

聲色廣不止女也活聲
蔡虛齋云聲色說得廣不
止女色與活聲如奢靡後
靡之物亦惡色又如云惡
聲至必反之豈必皆指活
樂云云○又云鄉人鄉里
之常人也○千百年眼云
頑者貪昧無覺以知言儒
者委靡不狃以守言愚謂
頑是頑鈍無恥正與廉反
儒則雖有恥而不能自立
微有淺深伊尹曰何

能容人之意○講述云寬以量言教以行言鄙是褊細與寬反○徐微弦原曰云
與忠獨言風者見伊尹勸業在一代孔子制作在六經皆繁然可考若與惠之可自見者則惟流風
餘韻而已○大全陳新安
曰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
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
足以聳動後世者也伊尹
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
不待以風言與惠道不行
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
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
其餘風而與起所以以風
言與則風之清惠則風之
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
於當時而不以風言何也
曰孔子如大極元氣之運
風不足以言之也司馬遷
謂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
遺風亦以風言特於齊魯

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
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
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
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
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
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微言其無障曰何事非君言是君即使之為
○脉云伊尹節自二句是述
堯舜之君那處君不可事非謂取事即君也民亦然正見自任的意思○脉云伊尹節自二句是述
其言治亦進二句是表其言而著其事天之生五句又是伊尹之言思天下四句又表其言而推其

萬章章句 凡九章

心云云政聞柳下
王觀濤真註云鄙寬以量言薄教以情言鄙則是陋此對寬言故云狹隘是不
能容人之意○講述云寬以量言教以行言鄙是褊細與寬反○徐微弦原曰云
與忠獨言風者見伊尹勸業在一代孔子制作在六經皆繁然可考若與惠之可自見者則惟流風
餘韻而已○大全陳新安
曰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
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
足以聳動後世者也伊尹
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
不待以風言與惠道不行
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
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
其餘風而與起所以以風
言與則風之清惠則風之
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
於當時而不以風言何也
曰孔子如大極元氣之運
風不足以言之也司馬遷
謂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
遺風亦以風言特於齊魯

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
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
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
餘血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
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

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
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
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
餘血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
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

之地觀之則所指者有界限而所觀者亦然故亦以風言耳餘見前篇同
 出公孫丑上篇云父母國
 楊明云此孟子解遲遲之意○又云處是隱處○存疑云處仕是去去一不夫速都在去上○知新日錄徐岩泉曰仕止久速非孔子不能然非孟子不能知四可以字時也四而字因時也孔子從心不踰矣瞻前忽後變化不測此心空淨絕無粘帶絕無痕迹全四句看方得聖心神易處當其可也大全
 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子去魯孟子告子下篇云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勝肉不至不殺冕而行勝肉說文云勝宗廟祭祀肉孟子曰伯存疑曰聖是成德之號造其極而無勉強之謂之聖
 ○微言徐岩泉曰清者無一毫點污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然不具矯激和者無一毫立異有與世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即民無不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

無待之意然非同流合污任者其操澤萬字由原非勉強於一時功蓋於之能造其極者也三聖字最重○講述云清任和是孟子名之不自知其一於清任和也使自知之則已覺其行之偏而必求其全矣若曰孔子取而集之則三子不生于前孔子將何成乎必不然矣不勉不思中庸二十章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時出之中庸二十章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孔子之謂一楊明云是集古今帝王聖賢之大統領天然而成聖○蒙引云金聲而玉振之玉指馨馨是石然其石甚細且有異聲亦玉類也故謂之王○大全張南軒曰條理云者有倫緒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抗眾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者備眾理於一貫也○本全問始終條理朱子曰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

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
 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

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是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

集衆首之
蒙引云小成之始終只在其一音之內大成之始終則通八音而言始於金而終於石也如三子之所知所行則在其一清一和一任之內如孔子之所行則兼乎三子之清和任也其說集註已明備大全所引朱子之說與此絕不同蓋前日未定之說也書所謂備大全曰書豈盡穆篇註備古文作節節語蓋樂之總名也大成者猶周禮所謂九變也聲宜也如春秋隱公二年胡氏傳凡兵聲罪致討曰伐○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師有鐘鼓曰伐杜預註聲其罪臣終謂然記

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免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之時者也

聘義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劓習厥德也義也垂之如墜位又禮也相之其聲清起以長其終謂然樂也

越倉揚也
鍾也 闕終也擊特磬以之 大全陳新安曰特專也單擊磬曰特磬 蒙引云聲與韻不同韻者聲之餘故曰流風餘韻同寬云唯 漢書五十八倪寬傳云司馬相如有遺書請武帝封禪上其書以聞寬寬對云此帝王之盛節也然亭薦之儀不着于經惟聖王所由制定當非羣臣之所能及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黃琬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無萬世之基王然之乃自制儀米備術以文焉○蔡虛齋云按寬此言只是礙難獻媚之詞弄筆之智尚恐言二典三謨者詳矣寬

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篇節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

安得為此言乎。○大金新安倪氏曰前漢倪寬與武帝論封禪儀而有是言必非其自言又不絕舉孟子之言且簡約精密故疑其為古樂書之言也。○則巧一夢引云此一條亦主孔子言。○微言王觀濤曰由字舊作適述作由此射彼之義。○覺路牛春年曰聖智非有先後如何分得始終始終三者自條理言也。○孟子又恐人泥始終為先後故此又以巧力譬之蓋力之所至巧之所中一時並用者也。○李哀曰不有始那有終不有知那得成其聖巧力之譬正說智之所以能知乎聖處聖智兼備而惟智乃神巧力並用而惟巧乃中此孔子所以獨為聖之時者也。○通義程氏復心曰譬之射焉均至於百步之外而有中不中者蓋巧者知得到則百發而百中力者行得到則至而未必中由是觀之學不難

擊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象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象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諧然也。故並奏八音則其於未作而先擊鑄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

於行而難於知猶射不難於力而難於巧。○大金許東陽曰此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操繩身射速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之所至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孔子。○微言王陽明云巧力非而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後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前一能遠前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皆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取長便是巧力分限有不同處若識得聖智本體是何物便自然了。○姚元素曰註力有餘而巧不足有餘以就一偏處見其充足與夫子之力同若不非全無巧只是無夫子之巧耳。○

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智譬則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之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到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

北宮錡問一記王制疏

曰晉者盡也熊氏云爵者盡其小而用之故曰虎通

云爵者益也所以益人亦是也祿棄也故莫註司祿

云祿之言棄也年棄豐覆制祿豐也此官姓錡

人物備考二十四云北宮姓錡名備人云云

云集註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已之所為兼并則班

祿之制有妨矣已之所為僭竊則班爵之制有妨矣然兼并則僭竊則班爵之制有妨矣

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城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足以長入者伯也其德足

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時孔子則太和元氣

之流行於四時也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北

班列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

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

聞其略也

之所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

為也

天子一位

公一位

侯一位

伯一位

子男同位

凡五等也

君一位

卿一位

大夫一位

士一位

上士一位

中士一位

下士一位

以養人者子也男在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男也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七

達者卿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脈云一位字俱重見得有一定之分截然

而不可亂也五等專就君言天子為天下之君公侯伯子男為一國之君六等兼言臣君

字兼天子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兼王胡侯國

六等施於一蒙引云君一

位卿一位至九六等註云

與侯國言觀天子之卿受

地視侯一段可見不必以

無公為泥蓋公在五等之

列矣天子之制一蒙引云

地方千里言其地左有千

里也方字帶下猶云正也

非謂地方也盧未人云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地方

二字不連讀方正也言四

面方正皆千里也云云

又云庸字或訓城謂以城

方百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

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

因大國

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

因大國

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

因大國

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

因大國

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

因大國

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

禮記卷之四

卷之四

三

附大國為屬國或訓功謂以功附大國而受... 訓常謂以附大國為常今多主功說... 大國地視子

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是受田猶俗言田地也... 庸也天國地方... 天子者能有幾耶蓋受地者受采地而食其所入即其祿也

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 次國地... 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

禮記卷之...

禮記卷之...

禮記卷之...

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
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
十人府治藏史掌書是皆徒
民服徭役者皆助法之
滕文公上篇云殷人七十
而助助藉也集註云藉守
夜反藉借也士之無田
日錄黃葵發白下土一位
列在班爵之內則下土乃
已仕之臣矣而中士之祿
倍於下土則下土實受田
百畝者故中士倍之得二
百畝也今朱子註乃謂士
之無田者何耶須知士之
無田非指下土也蓋指指
備公官之公族與夫國學之所養樂師之所教等入蓋亦府史胥徒之類末節申明祿足辨只說庶
人在官其祿以是為差蓋初不涉著下土可見下土已是自有田者而士之無田者非指下土即庶
人在官之類也君十卿祿一天全朱子曰君十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為私用者至於京

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二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

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六十人小國地方五十里

食二百六十人

君子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徐氏曰小

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

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

賦實受朝觀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如今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有錢也
耕者之所一周云耕者取獲之田每夫都有百畝其有上中下等差者乃有勤惰也庶人在官者其
有大小而事有繁簡故其受祿亦有五等之差或與以食九人八人之祿或與以食七人六人之祿
或與以食五人之人之祿即使
其操耒耜而為農其取食
亦不過如此然只說庶人
在官而不及下土者想
下土之祿無五等只等上
農夫耳存疑云糞多力
勤重在力勤蓋糞所以多
以力勤也集註一夫
一婦蒙引云一夫一婦
佃田百畝佃布田也與周
禮王制黃氏曰抄日集註
謂與王制周禮不同而不
敢質其說此謹之至也然
孟子生周之末詳已不聞
漢文帝時作王制果何為
而反得其詳漢衰而王制

四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

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

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

祿以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

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

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

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

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

時去先主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

出於王莽家之劉歆也
難與孟子較其同也當以
孟子之說為正而闕孟子
之所未詳○周禮地官司
徒凡建邦國以地圭土其
地適其地而制其域

諸侯之地封疆方五百里
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
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諸伯之地封疆方二百里
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
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
一○記王制王者之制祿
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
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
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
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庸諸侯曰附庸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
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養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難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也
大夫倍君上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上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之祿君上卿祿○通義
趙氏惠曰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而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禮言諸
伯地方三百里子二百里
男百里而孟子言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如小司徒
云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
上地農夫食九人上地食
八人周禮言中地家六人
而孟子言中食七人中地
食六人此不與周禮同也
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
等而孟子以天子一位公
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為五等王制言諸
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
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
子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
位凡六等王制王於分田

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
皆撥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
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
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

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

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稱孟獻子自

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

三人則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

是為養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難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也
大夫倍君上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上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之祿君上卿祿○通義
趙氏惠曰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而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禮言諸
伯地方三百里子二百里
男百里而孟子言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如小司徒
云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
上地農夫食九人上地食
八人周禮言中地家六人
而孟子言中食七人中地
食六人此不與周禮同也
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
等而孟子以天子一位公
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為五等王制言諸
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
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
子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
位凡六等王制王於分田

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

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

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

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

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自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

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

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

制祿而孟子子於制地分
 祿三制言天子之三公用
 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太
 夫視子更元士視附庸而
 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
 視伯元士受地視子更不
 與王制同也發拾於煨一
 謂會身環數都活切說文
 拾取也增勻採也又拾也
 ○字彙云發都奪功○章
 圖云煨鳥回反說文益中
 火盛徐又反火之餘○
 章明成周會祿高下之制
 ○萬章問曰一麻云長以
 齒言貴以布言兄弟以執
 言狹字註訓極安有者其心
 隱然於中恃者其心顯然
 於外有恃左為狹○微言
 餘微我曰有而不危之謂
 謙有而持之謂被無而不
 危道其是耳非謙也無而
 自大乃在妄耳非狹也○
 蒙引云伏兄弟而友所謂
 席父克之勢為羞官者是也
 孟獻子百一蒙引云此條不
 必以獻子之家為

也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
 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
 有之羣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
 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
 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
 與其太位也弗與治大職也弗與食大
 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士公之尊賢也

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校實說樂正牧也
 焉○見人物考二十四○人物備考古今姓纂自裴牧仲本仇氏避難改焉蓋死衛大夫食采於裴
 氏今以為氏○通義具氏程曰樂正牧姓也裴與仲名也無獻子之○新新目錄云無獻子之家乃
 是獻子自無其家下句左
 說五人無獻子之家親本
 文亦字可見○脉云無獻
 子之家還作五人輕重
 德視獻子之家若無有不
 把當事而飲慕之是以獻
 子知五人非勢利中人故
 與之友也未二句反言以
 足上意正見獻子不校實
 處不重五人忘難說實惠
 公曰一八物備考二十四
 云費公姬姓懿公之孫本
 父之後也本父為魯大夫
 城即居之因為費邑傳至
 惠公惠公以子思為師以
 頽服為友用王順長息為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
 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
 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
 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
 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
 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
 人使治天民非人
 君所得專者也
 辨尚見帝帝館甥
 于貳室赤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
 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
 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
 室副官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

臣長息公明高弟子而公
明高則曾子弟子其賢蓋
有之也惠公以小國之君
而惟賢是與故孟子稱之
云顏般王順又云顏氏黃
帝後也上世小邾子以父
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世
仕齊為上卿有顏景生殺
整生恤恤生求五世為司
寇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
無繇生回般友之曾孫與
王順同師子思謂惠公
賢也通義金氏曰費本
魯季氏之私邑不問別有
費國也而孟子稱小國之
君尊尊亦費君費子
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之後不聞其尊魯者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為諸侯不
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晉平公之一人物備考二十四云晉平公名彪悼公之子也云云○案引
云蓋不字以下必孟子論平公之辭也○通義仁山金氏曰晉平公晉侯彪也事見左傳則諸侯友

食ヲ用ラ下ニ敬ス上ニ謂フ之ヲ貴ク貴ク用テ上ニ敬ス下ニ謂フ

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皆事之宜

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
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
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
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階此
堯舜所以為入倫之至
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

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

人以禮儀幣帛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

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

亥唐亦可謂賢然悅賢不能舉所以君子譏也失也○韓詩外傳云平公遊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
與之樂此也船人蓋晉起而對曰上君待不好士耳夫珠出于海玉出于山無定而至者由主君好
之也士有足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意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
食不至矣收市賦暮食不
足朝取計賦吾可謂不好
士乎蓋晉對曰夫鴻鵠下
舉千里所待在大翮耳皆
上之毛腹下之翥益一把
飛不為加高損一把不為
加下君之食客門左門右
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
乎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
翥耶平公于是遣使厚入
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
食雖疏食采養不敢不飽
也謂晉文唐晉賢一人物
備考云高士傳云亥唐晉
人也云云禮飲章圖云糲
即意及又音厲又音頰脫

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

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

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謂

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

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而則卻曰請無

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

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

粟也。舜尚見帝。一蒙引云。迭爲賓主。舜尚見帝。帝館甥于武室。則舜爲賓而堯爲主。亦賓舜則堯爲賓而舜爲主。故迭爲賓主也。○又云。亦觀。禮。禮。於。舜也。故註云。堯。公。舜。於。副。官。而。就。其。食。若。曰。就。其。食。以。食。則。亦。堯。爲。主。矣。蓋。此。食。是。舜。所。設。者。可。見。迭。爲。賓。主。之。義。○徐。岩。泉。初。問。云。迭。爲。賓。主。不。是。堯。爲。主。而。舜。爲。賓。舜。爲。主。而。堯。爲。賓。如。此。則。甥。舅。之。禮。亦。其。禮。矣。聖。人。未。必。顛。倒。人。倫。至。此。也。且。不。成。人。尊。賢。遠。是。以。君。臣。之。禮。更。爲。賓。主。之。禮。堯。不。自。居。人。君。之。會。意。如。此。方。見。堯。之。待。舜。甚。尊。甚。親。爲。王。公。之。尊。賢。也。且。與。未。句。應。與。友。德。意。切。○通。義。金。仁。山。曰。上。文。自。夫。夫。小。國。君。大。國。君。皆。有。友。此。又。述。天。子。之。友。以。終。之。善。館。甥。而。甥。舜。是。不。狹。長。以。天。子。而。友。匹。夫。是。不。狹。貴。也。○蒙。引。云。通。義。是。用。上。

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

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潤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饋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萬章曰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

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

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諶

敬下止是尊賢其言用下敬上而貴者主意在尊義也○或就上而云五人於獻子亥獻之於平公等爲用下敬上華致矣

敬下止是尊賢其言用下敬上而貴者主意在尊義也○或就上而云五人於獻子亥獻之於平公等爲用下敬上華致矣

倫之至也孟子言必一滕文公上篇子罕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交友之道

○萬章問曰一頁解云交際指諸侯與士交際也恭是交際者一念之恭就賜者之心言正與何心也相應曰恭便是當受而不當

卻矣何章之未悟○微言吳無障曰恭以致餽之人言却之爲不恭也就別人說他如此以是爲不恭同

卻之卻一燃犀云卻之卻之述拒者堅確之詞○揚明云尊者暗指諸侯賜字當餽字皆○通義吳氏程曰卻與却同賜之卻之下兩曰字猶謂也言以心託

書作慙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賢無凡民二字譏怨也言殺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

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敵。聲。敵。平。書。作。慙。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賢。無。凡。民。二。字。譏。怨。也。言。殺。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

而謂如此○直解云夫以尊者之賜其不我而不受則是鄙其物而輕其人微慢莫大焉此所以欲之為不恭也惟以此為不恭故寧受之而不取鄒以卑美尊之禮宜然也知不鄒之為恭而交際之心益可見矣○曰讀無以○脉云其取諸民指受餽者自家心上度量謂帝謂勿以真解明白顯然鄒之惟以心度其不義則委曲託為他辭以卻之亦是得善卻意○通義曰交以道謂來交我之有道理也故以禮謂來接我之有禮節也○集註餽謂饋也孟子公孫丑下篇云行者必以饋辭曰餽餽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周其饑餓也予下篇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二云云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

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思意其直為衍字耳然曰今之諸侯取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

我上地所賦之周之亦受也元而曰夫受者受其不義也○今全商賈受其周受解所不辭也於今為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礙辭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或受之天下而不辭今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地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列者暴虛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也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寫之說乎朱子曰本文十四字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

也魯人猶較孔子小猶較魯人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音共較音角○民固後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政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

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
 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
 覺其於不若關之之愈也
 強言殺入而一揚明云既
 殺其人文顯越其所以取
 其真曰今之謂一揚明云
 猶索指暴飲言○圖解云
 君子指指孟子當時受諸
 侯賜取之者益一揚明云
 指定諸侯為盜者○又云
 尤推滿也指謂不義之類
 蓋謂極精微蓋以義極言
 之集註指說未詳一蒙引
 云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
 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張氏
 以為獵而較習所獲之多少也依趙氏則較在既獵之後趙氏較習用角
 逐也張氏較習教比較也○通義金山曰較從趙氏說習用則義亦為角矣從張氏則去音
 皆通蓋射獵之時爭逐禽獸以爲勝負也言孔子先一衍明云四方之物就習之四境言○蒙引

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
 何為不可乎獵較示諸趙氏以為田
 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
 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
 之多少也
 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
 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矣獵較也曰孔
 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
 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

云一國有一國之四方一邑有一邑之四方不可泥也○圖解云四方之食是山澤異品所謂珍異
 之類供簿正供簿書所正之祭品集註先以簿書一圖解云簿書是載祭祀的物件祭器如簠簋豆
 豆之類正是開載合用祭器有定數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只用獵較所得者

孔子有行一天全輔氏曰
 見行可廢道之行也廢
 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
 其養之義也○通考朱氏
 公選曰禹稷顛子過門不
 入顏子居陋巷以地位之
 顯賤言曾子之與子思居
 武成者備孟子之見蚘虺
 以地位之尊卑言孔子去
 齊去魯以勢分之親疎言
 行可廢可公養之仕以遇
 合之淺深言此見聖賢處
 物之氣大集註李相子
 魯一桓子平子意如之子
 也孝公春秋一通義金仁
 山曰衛有公出公較相父

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
 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
 矣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
 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
 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太
 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
 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
 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
 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
 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
 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
 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
 不決是以未嘗終
 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

為不為其臣謹之以禮律
嫡孫當承其繼祖不以父
命違王父命故特以承蓋
之以掩其非余孔子久居
於陳至衛而輒修地以主
之祀以其公養之餽也
而反禮舊說孔子久居衛
者非也史記陳世家可見
○圖解云孝公朱註春秋
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
合考其世殊不必疑蓋必
出公歿後衛人憫其尊祖
命避父爭之一段苦心而
追之皆存也○焦漪園四
書講錄曰臨菴以孝公為
出公輒輒之拒父不孝已
甚衛人雖無知肯以承蓋不
孝乎○山子疑為公季孫
備考云衛靈公卒嫡孫輒立是
為出公季孫輒立是為莊公
註作疑出公輒未可據○陵
仲子既見文公下篇

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
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
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
之可行也際可
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
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
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
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
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
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
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
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
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
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圖解云此

節仕非為貧何重看首以
為貧說起者蓋道不得行
即宜引去但世亦有不得
不仕不可棄責其去者故
先為開此一路而後責之
集註家貧親老劉向說死
三云子路曰負重涉遠不
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
祿而仕○又見家語親操
井曰東坡五遊武昌寒溪
西山寺詩云取須修竹林
深處安井曰註云井曰字
後漢馮衍妻悍妬兒女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

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
家貧親老
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
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
操井曰而欲資其餽養者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蓋仕不為道已非
出處之正故其
所居但當如此

操井曰為貧者辭一知新

日錄午春字曰通章全以道之不行為重任以行道原非為貧而有時乎為貧不得已也非行道之正也則宜辭尊居卑富居貧取其職之易稱而無行道之責○大全張南軒曰既曰為貧則不當處尊與富若處尊與富是名為貧而其實竊位也處尊當則當任行道之責抱關擊柝圖解云抱關守道路之關○千百年眼焦漪園曰抱關擊柝是一事關取以禦暴而守關者其重于夜柝云云○蒙引之說同之孔子嘗為一圖解云會者總其數計者與其數當者積算無差數曰牛羊苗○蒙引云言牛羊肥壯而長且益也長蓋謂生息滋繁也○通義金氏曰苗是生百廿是肥長是大○王穉濤真註曰兩曰字是孟子度其意而言之見言職不遺如此傳註委吏主委一章圖云委所

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乎平聲柝音託○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孔子嘗為委吏矣曰

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身偽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王苑囿芻牧

聚也積所諸蓄也○通義金氏曰周禮遺人之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饑阨門閭之委積以養孤老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凶荒而廣交之會同師役則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委吏蓋掌其施惠出入之數故曰會計當而已矣乘田主上通義金氏曰乘田牧人之官掌養牛羊者以年為重故曰乘田以牛駕電耕籍田也○委吏乘田註見論語序說位卑而言一圖解云言高謂謀出位之上○文林貫曰云里是小言是議論高是大臣之事罪指越分者說止是位尊祿多道是致君澤民之歡此指素餐說右第五言章圖朱氏曰此章專言為貧而仕之義○圖解曰士一圖解云士指末在言○又云不敢以名分不敢僭○脉云此章前三節士之取以自待

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王苑囿芻牧之吏也苗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也官卑祿薄而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職易稱也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以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卑貧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

後三節君之所以待士意
重下段○無位而食曰託
諸侯雖美國原諸侯也故
可託士無爵士安得比諸
侯故託之為非禮○文林
貫目云不敢是不同於人
君以名分言
○中庸太全曰周禮天官
官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
○稍食更祿廩也稍者此
物有漸之謂謂之寄公通
義金仁山曰儀禮寄公者
何失位之君也禮記郊特
牲謂之寓公蓋諸侯為東
狄鄰國所滅則奉宗廟之主以寄於他國謂之寄公其出奔者亦多寄公云
與賜所以異者餽是餽送以物與人賜是賞賜乃因人有功能而賞賜之○文林貫目云賦是在
野之民○微言陳定字曰未在為民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

之俸士之自處當然也
敢上同於君下之不敢是以職分言○微言云士之不敢是以名分言而不
問于思標使不受何以必於卒也焦澗園曰前此還望穆公之悔悟卒之一字可見聖賢之
處標之只請出在外非若
今人之逐去也○脉云卒
之一字亦見于思叢之不
暴處標使只是不納于內
非逐去之謂○揚明云不
能養不指無餽只就致其
不悅說○通義朱都明曰
此章見聖賢交際之道於
衛見于思盡大臣之道於
魯見于思居賓師之道太
抵于思為人方正而嚴毅
上可以見曾子之傳下可
以見孟子之所傳
肉熟肉蒙引云鼎肉熟肉
也鼎非訓熟肉經鼎則熟
矣故云靈賤官主山大全

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
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
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
非禮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
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
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郵
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
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
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

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
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
曰君餽之則
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
也亟問亟餽辨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
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
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伎蓋自
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

曰左傳昭公七年王臣公
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
卓卓臣與與臣謀謀臣僚
僚臣僕僕臣臺人有十等
也穆公懼懼覺路袁子凡
曰自是臺無醜繆公愧或
有之愾猶未也以君命將
脈云須知不以君命則
簡常以君命則瀆故始而
醜以粟醜以肉也以君命
將之而表吾尊賢之誠其
後粟繼之庸人肉繼之庖
人。不以君命將之而免賢
者亟拜之勞云云○講述
云繼粟繼肉似亦有常數
然只喚做醜不喚做常祿
故可受○大全新安陳氏曰七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繆公醜予思使
二拜受醜之適以勞之非禮也○傳註煩猥章圖云猥鳥賄反鄙瀆之意○堯之於舜○大全新氏曰
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矣賢之全用賢之周也○揚明云上位登庸授政之位○蒙引云後舉而加

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亟數也辨肉熟肉也
卒未也標摩也數以君命來醜當拜
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未
後復來醜時摩使者出拜而辭之犬
馬畜及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
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
臺來致醜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
用也况又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
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
首而受其後烹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

諸上位謂上稱之位也非天子之位上位猶言高位有第六草圖鄒陽承氏曰此章明辭受之義

君命將之予思以為辨肉使已僕僕爾
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

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
君命來醜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
僕僕煩
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

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
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
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能養能

○萬章曰敢一圖解云不見
見善未嘗不來見既已不
往見二意○又云在國居
國中在野居郊外也○又
云市井市中之道四達如
井子井路轉集處為市以
便交易○古人陳百物于
井傍因井為市故曰市井
井○後漢書循吏傳注云
因井為市故曰市井○史
記刺客傳云市井之人正
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
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
大全新安陳氏曰市井草
莽之臣與詩率土莫不
臣同未仕之臣也傳實為
臣乃已仕之臣也○圖解云以德曰士以無位曰庶人
圖解云以無位曰庶人
圖解云以無位曰庶人

為能盡之而後
世之所當法也
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
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
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鵝相見以自通
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
贄在位之臣不
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
則往設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
圖解云以無位曰庶人
圖解云以無位曰庶人
圖解云以無位曰庶人

麻云且麻也
也以前知言為其
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
求故曰師此言初言不可
召中言非召在求言以官
召召之人有
古人之言與事常人不
○又云事是師而師之
字指士言齊景公問
解云孔子答魯哀公問
士者了死不顧利害雖和
溝壑此志不忘勇士雖到
受其責此男不忘何為取
他志士勇士不過取德非
招小怨以明賢與不可召
耳
文公下益曰政問招
云皮冠是虞人本等服色
旃帛也象度人少質

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見者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
士之禮
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
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
也則草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
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

有較龍象之變化旌有較龍象之變化旌有華米象太夫之文明旌畫交龍象士之變化招之各有義在事見春秋大全曰左傳昭公十二年齊侯田于流澤招虞人以其不進公使統之辭曰昔我君之出也旌以招大夫以招士以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命之謂曰

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上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上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言召見則非礼我守礼我負不入段曰猶謂之門也義路四句皆從此二句生猶欲其人其子指君子者就制事言曰義我者事之宜如路之平正通達就檢身言曰禮礼有節文如門之謹嚴端直此四句泛說不專主出處然出處凡其人者皆守一行止準於義而行由是路也進退觀於禮而動出入是門也惟字當玩見衆人不能由不能出入意云云○揚明云義者裁制之宜可為率履之準故曰路礼者防閑之範可限踰越之私故曰門○蒙引云周道如砥按本東詩小註師氏曰周道與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一意故傳以為東方之賦使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是即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平直履視之我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王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亦合此意耶集註明此

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以皮冠庶人以旆士以旂大夫以旌皮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上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上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

以證一天全輔慶源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證義路為賢者所由萬章曰孔子章圖輔氏曰謂如為賢司寇時魯公以司寇為之故不後駕而行以敬君之命而不收慢也○通義許自雲曰萬章上兩節皆論聖賢之行大率皆以孔子所表之七篇別五章為舜小章言大禹固無間矣七章則言伊尹故八章以太子之出處繼其後九章論百里奚次篇之首又言三聖人而以孔子集大成斷之三章朋友而上及堯舜四章言交際又繼以孔子五章為賢而仕又言孔子論君與此章見諸侯而又及孔子蓋孟子所願學者孔子故論古聖人則以孔子繼之論當世則以孔子折衷之前篇言治一亂及舜禹湯文武周公處與末篇之末皆然論語中庸之修人率亦如此所以示君子必學孔子而後明也

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言扶砥之履反也詩小雅人東之篇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

易地則皆然一離婁下篇云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合陳代公一大全輔氏曰觀陳代章知不枉道從人之義稱路公孫丑章又知不為臣不見之禮觀此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召之義蓋君子之出處進退一惟禮與義而已初無適真也○按陳代公孫丑所問事共已出于滕文公下篇故今更之

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謂萬章引云蓋一鄉中士之善者或善於才或善於行或有年之善或有弟之善或長於文學或長於政事此諸人各有

聲○孔子方出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見之○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

所長謂之善士可也。雖一鄉之善士不可也。吾惟有其人之才。又有其人之行。如孝如弟。如政事如文學之類。音兼而有之。則聲應氣求。彼此相益。心能盡友。一鄉之善士。不厭無地以納之也。楊明云。斯字當即字言。一鄉中有善士。我即友一鄉之善士。爾已之善蓋一表。九日。註已之善蓋。一鄉之善。有已之善。蓋一表。九日。註。病至於一國。一微言。夏九。範曰。進而一國。進而天下。以地位漸高。言非以人數漸衆。言高。前古之一微言。表。九日。註。謂善士皆是前論中。其然由。謂讀而。濬補。冥會。當與古人。親面於曠世之前。不徒論其詩書也。也。知新日錄。姚美補曰。詩書不必由。自其人者。九歌。咏絕。載其事者。皆足。四其字。一樣。圖解云。知人。是知其人之精神。心術。入源頭。處論世。在詩書上。論於。頌讀。時加。一段。極摩。下。夫。知。教。

知禹稷爲人。就平世上。論。始。顏子爲人。就亂世上。論也。石象八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即取友之廣狹。而見人品之高下。

○齊宣王問。微言。徐儻。弦曰。一鄉皆重。在。及。覆。字。必真。有。一。念。忠。君。愛。國。之。心。昭。昭。乎。可。以。信。於。天。下。而。通。於。神。明。至。於。及。覆。之。而。不。聽。乃。可。以。易。位。可。以。去。也。若。其。心。未。極。於。誠。而。諫。未。極。其。懇。素。行。未。孚。而。人。心。未。信。乃。區。區。於。言。論。以。塞。責。其。誰。與。之。○千。百。年。眼。陳。慧。生。曰。及。覆。之。三。字。最。重。積。誠。以。感。動。盡。力。以。持。懇。懇。惻。惻。直。到。無。可。用。精。處。然。後。可。以。議。易。位。

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

下之善士。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

一國。天下皆然。隨其以友天下之善

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

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

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

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

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

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

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及覆之而不聽。則

易位。大。過。謂。足。以。止。其。國。者。易。位。易。君。親。親。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

易位。大。過。謂。足。以。止。其。國。者。易。位。易。君。親。親。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

議去不則猶未可也

立親戚大全陳新安曰

人所謂親戚並指禾屬之

親注勃然變千百餘服

焉猶龍曰勃然變也

已甚之意注也定然存

疑云日易社日去都是就

遭變上說蓋就義理之非

極言也反覆字當玩味

注親疎不同大全陳新

安日親者可以行權疎者

惟當守經注大全輔氏曰

集註守經行權尤足以補

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

於甚不得已則不可為守

經者則日用常行而須更

不可離首也霍光異姓

光憂注音音獨以開所親故

白大臣重選賢而立之

也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乎色貌

曰王勿異

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

王色

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

及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

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

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

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太過非

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

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

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

之不同不可

以執一論也

列傳二十八有之右第九

言章圖朱鄒陽曰此章論

大臣事君而見親疎之義

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

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兼宗廟

狀皇太后乃車駕東來兼明殿

召昌邑王伏前聽注光與羣臣連

名幾王尚書令讀畢注今王起拜受詔乃

解脫其重組挾王下殿矣至昌邑

邱注霍光傳

孟子卷之五終

